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情定西疆月



## 楔子

孟天爱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她连一滴水也找不到。

又饥又饿、又累又渴，偏头顶上的烈阳犹不肯饶过她，炽烈地烧烤她虚脱的娇躯外，连脚踩的黄沙都热得吓人。

什么鬼地方嘛！

孟天爱好后悔为什么不听爹娘的话，乖乖的留在家里。如今陷在这片除了黄沙、还是黄沙的地方，活该她要渴死、饿死、热死甚至冷死了。

虚软的身子颠簸了下，她再次跌趴在地上，头晕目眩挣扎着起身走不了两步，虚浮的脚步又使她踉跄地摔倒在地。鼓起余力往前爬了几步后，她终于力竭而趴下，再也动弹不了。

炙阳晒得她背后像着火般疼痛，身前炙热的黄沙烫得灼人。她觉得自己像是热锅上的鱼。两面被煎着，而且，她的口好干、舌头肿胀、喉咙更像要喷出火似地干裂得难受。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熬多久？身上烧灼的痛楚已经让她意识不清的脑袋误以为自己进了地狱被丢下油锅。

唯一剩下的一丝清醒，是因为她记挂着离开她去求救的玩伴……嗅嗅，在她昨天喝光最后一滴水，同时发现跟丢了爹娘后，嗅嗅就往前追爹娘去了。

现在她唯一的希望就系在嗅嗅身上，若嗅嗅顺利追上她的爹娘，他们一见嗅嗅，定会猜出她有难，而回头救她。

太阳终于下山了，她熬过了烈阳的酷刑，可是她也清楚的记得昨晚的寒冽。

而不认为目前的自己有对抗那种酷寒入骨的体力和耐力。

或者，她该放弃算了。

脑海才升起这么个念头，她强撑的意志力立即溃散，浑沌漫上了脑子，接着暗黑接收了一切。

她，终于昏厥了过去。

每日黄昏的策马驰骋，是聂长天安排自己了解这片沙漠的功课。

自从攻下高昌，皇上打通丝路的决心更加坚定，而要想西进顺利，就非得摸清这片沙漠的变化不可。这是聂长天的想法。一场沙漠风暴便足以让他的军队损兵折将，甚至全军覆没，他岂能不慎。

放马追向落日，聂长天一如往常的享受这片无限大地的壮观景观……一片金黄色的王国，既萧瑟又华丽，让人忍不住一再赞叹。

突然，狂奔的马蹄前窜出一道黑影，受到惊吓的座骑人立起来，在聂长天控绳安抚座骑之际，那道黑影已经迅速的窜至他身上，紧揪住他不放。

“什么东西？”聂长天反射性的出掌就待劈向平空冒出的不明物，一阵猴叫使他哑然失笑“原来是只猴子。”“吱吱吱，吱吱吱。”猴子揪着他衣襟，急切的吱吱叫，边叫还边往右指着。“猴子会出现在这里，定是人养的。难道是主人遇难，教猴子出来求救？”聂长天猜测着。

“吱吱吱，吱吱吱。”猴子急切的点着头，跳下马背，抬头恳求的望着他，又叫：“吱吱吱。”“原来你听得懂人话？”聂长天难掩讶色。

“吱吱吱。”猴子竟跪地磕起头来。

“我知道了，上来吧！我跟你去看看就是。”“吱吱。”猴子俐落的攀上马背，猛朝他点头。

“这是在向我道谢吧！好个灵性的猴儿。”聂长天赞赏的拍拍小猴子的头，然后掉转马头，依着小猴子所指的方向，策马疾奔而去。

## 第一章

贞观十四年，大唐攻灭高昌国，更名为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做为统治天山南路各国的根据地，打算更向西进，征服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等西域诸国。

跟着父亲“镇国将军”聂云天一路西征的聂长天，虎父无犬子，立下不少大功，在大军班师回朝论功行赏时，蒙皇上诏见，封“安西将军”，赐宅第、黄金、锦帛等，可谓风光至极。

那年，聂长天二十三岁。

在众人看好他前途无量，争相巴结之际，聂长天突然向皇上请缨，驻守西州，完全反当红者力争上游之道而行，看傻了一票大小官员。

想想，有个镇国将军的爹，又立下军功，赐封将军，还怕没有肥缺吗？竟然自愿外调边疆地带，远离权力核心，分明是自毁前程嘛！

怪的是，镇国大将军也不反对，反倒像是乐见其成似的！也太反常了吧？众人极力思索。

西州……丝路……难怪！众大小官员自以为是的恍然大悟。

丝路耶！这东来西往的过往商旅何其多，随便抽点蝇头小税什么的，这将军府的库房可就得多建几栋了。

唉！慢了一步，扼腕啊！不少官员捶胸顿足得直恨自己想得不够远，平白错失了大好时机，懊恼的同时也没忘要盘算着随时注意聂长天今后的动向，以便能在第一时间抢下这份肥缺。

他们全认定了聂长天这种锦衣玉食被伺候惯了的官家公子，在那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荒僻关外，了不起待上个一年半载，十成十就会受不了苦而打道回京了。

而且，说到底，大好前程可全都在天子脚前嘛！没理由聂长天会愿意长期流放在外嘛！是不？可是，他们全都错了。

聂长天这一待，足足就待了七年，至今仍没有回京的打算。至于中饱私囊的举动，在他赏罚分明的军令下，没人有那个胆去收那些个过路商旅们孝敬的银两，更遑论是压榨商旅百姓、贪污收贿之类的恶行了。

见聂长天有油水不捞，偏又老占着肥缺，觊觎他的位子的官员们莫不暗恨得捶胸顿足，这聂长天可不像极了占着茅坑不拉屎吗？眼红加妒恨，不是没有奸臣想把聂长天给扯下台。可是一来，抓不到聂长天把柄；二来，聂长天有个战功彪炳的“镇国大将军”爹的后台当靠山；三来，当今圣上英明，

不要命了的才敢在圣上面前胡乱栽赃，欺君可是要诛连九族的哪！

金银再可爱，可也比不上自家脑袋可爱；油水再多，也要有命去享受啊！是不？能当上个“奸”字辈的人物，脑子绝对都是精明擅算计的，识时务、待良机是他们的最高行事守则，“甲快弄破碗”的笨事，他们是不做的。

也所以，聂长天这七年“天高皇帝远”的日子才能平静而波澜不兴。要不，只要随便参奏一本“图谋造反”之类莫须有的罪名，引出皇上的猜忌，就够聂长天百口莫辩的了。

连日的策马巡城、商讨战略后，聂长天疲惫的返回在城里的别馆，打算暂时卸下繁冗的军务和公事，好好休憩一番。

挥退了上前想服侍的仆佣，聂长天穿过大厅，直接走往内院自己的主厢房。

经过庭院的回廊时，一抹暗影突然由树上横掠而下，直扑向他，聂长天本能的立即运功以掌相向……“不要……”一声清脆、惶急的娇喊伴随着一道人影由树上跃下，直落在他面前。

及时收掌的聂长天，这才看清攻击他的是数天前自己带回来的那只能通人性的小猴儿，正想好好训诫，警告它不要突然扑向人，以免被人误杀，它已经被人一把夺离他的胸怀。

聂长天未料会有人这么大胆敢从他手上抢走东西，讶异的抬眼，意外看见一张绝丽的陌生脸孔怒视着自己，先是惊艳，之后心生警戒，及至见到小猴儿热络亲密的神态，便知晓了眼前这个似乎恨不得咬他一口的陌生脸孔，便是自己从沙漠里捡回来的那位遇难的主人了。

那天救人后，他突然接到紧急军务，便将人交给总管赶回军营，之后一忙，倒是忘了有这么一个人了。

大战当前，聂长天身为将领，对陌生脸孔向来格外谨慎，从不让来历不明的人留在军营，更不容许有一丝可疑之人待在别馆，以杜绝敌人乘机渗透窃取军机。

“你……”聂长天正待好好盘查此人身份来历，愕然发现这有着倾国倾城美貌的人儿竟身着男装，他……竟是男的？只怔愣了下，聂长天很快便恢复冷静的神色，若无其事的正色问：“你是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天爱朝他扮个鬼脸后，别过脸抬着下巴不理他。“你几岁了？”聂长天皱眉，看天爱孩子气的举动，再打量她瘦弱的身形，这样的男孩怎会出现在沙漠里？瞧她一阵风就可能被吹跑的模样，他的家人怎么放心让他到这关外来？这般瘦弱的她，会是敌人派来的间谍吗？先是以苦肉计接近他，再让他起恻隐之心，进而收留她，然后再伺机行动？“哼！”天爱送他一个重重的冷哼，明摆着要人知道她在生气。

“你在生气？”聂长天又不是瞎了，怎会看不出天爱的怒气，先前他只是觉得自己没必要理会罢了！不过，看来他若想顺利问话，除了用刑，只能先安抚一下他的孩子气了，而他不认为用刑是个好主意，以他瘦弱的身子，或许熬不了一下，就去向阎王报到了。

天爱翻个白眼，居然给她猜中了，这人的后知后觉已经到了超级迟钝的地步了。她都已经摆了那么久的脸色，摆得都快累死了，他才知道她在生气？“没错！”为了她酸痛的脖子着想，她还是明讲比较快，天爱扭回差点抽筋的脖子。

“为什么？”聂长天问，打一照面他就怒容满面，他不记得得罪过她呀！

他还是她的救命恩人呢！

“为什么？你还敢问为什么？你差点一掌打死嗅嗅耶！你说，我为什么生气？”天爱气嘟嘟的用手指戳着聂长天的胸膛，发泄她的不满。

“秀秀？你是指小猴儿？你怎么帮只公猴儿取个娘娘腔的名字？你看不出它是公的吗？”聂长天好笑的看天爱因戳他而弄痛手指的苦脸，真是个单纯的小子，喜怒完全形于色，或者这只是取信于他的另一种手段？“是嗅……嗅……，闻东西的那个嗅，嗅嗅！”虽然不懂娘娘腔的意思，但从聂长天不以为然的表情，傻瓜也看得出那绝对不是什么好话。加上天爱完全不知道聂长天对她的猜忌，更不知道聂长天随时可能因为怀疑她而对她下手，因此天爱很自然地展露着自己的情绪，怕聂长天没读书不懂，还用力的抽动鼻子说明，“嗅嗅！懂了没？不懂就别乱说话。嗅嗅，你别听他胡说哦！嗅嗅是最棒、最棒的名字了。”“吱吱吱。”嗅嗅猛点头附议。“听到没？嗅嗅很满意这个名字。”天爱神气的看向聂长天。

“哦？是吗？那你教叫什么名字？”聂长天出其不意的问道。

“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天爱机伶的及时打住话头，庆幸自己没有上当。

“原来你讨厌自己的名字！”聂长天装做恍然状。

我才没有。”天爱抗议的喊，她的名字是爹娘取的，希望她能蒙上天疼爱庇佑的意义，他怎么可以乱说？“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不敢说出来？”聂长天好整以暇的使激将法。

“谁不敢？我叫孟天爱。”天爱激动的说。

聂长天剑眉微蹙，实在不懂为什么她的家人要替她取个女性化的名字。她会长的这么像个姑娘家，或许跟她的名字不无关系也说不定。

“不准你批评我的名字！”天爱在他说出感想前，先声夺人道。聂长天的神情，明白的告诉她他不喜欢她的名字。不知为何，这让天爱情绪低落。

聂长天耸耸肩，直视她天人般的面容，“我没打算批评，只是觉得天爱这个名字，让女孩子用会好些。”“这个说法很奇怪，我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女孩子没错呀！”天爱不确定的说。

“你是女的？”聂长天的惊喜显而易见。

“应该是吧！我记得我娘是这么告诉我的。”天爱无所谓的耸耸肩，打小她就没听爹娘提过什么男女之分，会知道自个儿是女的，还是因为十五岁那年葵水初来，娘才约略和她提了那么一下，她也是那时才知道原来人还有男女性别之分。

她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据她娘告诉她的说法，爹是男人，娘是女人，照理她娘的身子应该和她的相同，胸前应该也有两坨烦人的赘肉，每个月也应该有那件麻烦事才对！可是并不，她没见过她娘清洗过秽布，来潮前和她娘共浴的印象中，她娘的胸部和她爹的一样平坦，而且身体结构和自己的完全不同。

她问过为什么？可是从那之后，她娘就不再与她共浴，对男女之别则是三缄其口，不肯再谈，倒是她爹语重心长的找她谈了一大段真爱、世俗之类，她听不太懂的话。

尽管天爱似懂非懂，但那几日她爹和娘异样的情绪让天爱明白，男女性别之分并不是个好话题，从此也就不曾再提起过，对男女的差别也就这么懵懵懂懂的了。

对她生长背景一无所知的聂长天，把她的不确定当成是对他的不辨雌雄的揶揄，不悦的瞪向她那一身惹人误认的男装和那一头挽着方巾的青丝。

“是谁让你这身打扮的？不男不女的，成何体统？”“不男不女？”天爱迷惑的蹙起眉头，对男女性别没什么概念的她，不确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倒是聂长天的口气是在指责她的穿著，“我这样有什么不对吗？”她一直是这么穿的呀！

“你真的确定自己是个女的？”聂长天的视线落在天爱平坦的前胸，实在不无怀疑。

“那很重要吗？”天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这人这么重视她是男是女的问题？“非常重要。”聂长天慎重的答复。他要她，所以她只能是个女的。

“哪里重要？”天爱好奇的问：“是不是你们这里不知道性别的人没饭吃？如果是这样，天爱决定掰也要掰出来，她发现外头的东西可好吃多了。

“告诉我，是谁派你来的？”聂长天鹜地沉下脸，冷硬的语调没有一丝的温度。

“什么人？没有啊！听说我是被将军大人救回来的，你是要问这个吗？”

“好，那你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会昏倒在沙漠里？而且那么刚好被将军所救！”“我住在……我不知道怎么说耶！”天爱苦着脸，她只知道她住的地方是绿洲，至于是在哪里，她早在迷路时就失去方向了。

聂长天闻言，脸色更加难看，她是真的将他看成了傻子不成？“你若是不肯说实话，莫怪我用严刑逼问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是谁派你来的？”聂长天没有温度的语调多了分杀意。

“真的没有人派我来呀！你要我说什么嘛？”天爱嘟囔，有些被他的冷酷神色吓到。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聂长天冷冷的瞪视她，直瞪到天爱心里发毛的垂下眼，才又冷冷的问：“那么，就请你到刑房住几天，好好考虑考虑，等你想通了，再通知我吧！在此之前，先让我验明正身吧！”“啊……—你干嘛？好疼……—”被粗鲁的一把抓过，天爱才刚呼疼，身上的衣衫连着里衣，已经一并被聂长天强退至腰间，双手则是被他反剪至身后，“你要干嘛啦？很痛耶！”“吱吱吱，吱吱吱。”嗅嗅见状，不安的吱叫着，一双大大的猴眼瞧瞧天爱、再瞧瞧聂长天、又瞧回天爱，似乎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帮忙？

“叫它走开！”聂长天原本冷冽的眼神在瞧见了天爱除了胸前缠绕的白布外，几乎上半身完全赤裸的冰肌玉肤时，变得炽烈火热，箝制她双手的铁臂也放松了劲道，温热的呼吸吹拂在她耳畔，天爱被体内突生的虚弱吓到，骇然的瞪向聂长天，不明白他对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她会像突然没了骨头？“吱吱吱，吱吱吱。”察觉到主人的不对劲，嗅嗅终于决定了护主行动，爪子一伸，就往聂长天俊脸上招呼去。

聂长天放开箝制天爱双手的左手，轻轻一甩，便将跳到身上的嗅嗅给甩离了五、六尺远，然后，他双手并用的很快解除了天爱身上的束缚，释放了她的柔软，也几乎焚毁了他的自制。

“再给你一次机会，是谁派你来的？”入目的雪白上找不到代表纯洁的一点殷红，更加深了聂长天的疑心，同时他心中更涌起一阵狂怒，为了她曾将自己给过别的男人的想象。

“我真的不懂你在说什么？”天爱皱眉忍受他加诸在她臂上的压力，这男人手劲还真不是普通的大，她的手臂肯定会瘀青一片了。“你弄痛我了。”

天爱对自己赤裸着上身的处境不在乎且习以为常的态度，更加惹怒聂长天，他恨恨的捏了她胸前一把，听她痛呼出声，才满意的冷笑，酷寒的声音和眼底的炽热形成强烈的反比。

“不管是谁派你来的，我都要你。但是，我保证决不会让你有机会窃取军机，因为从现在起，除了陪我上床，你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严密的监视。”他在她身上游移的双手让天爱根本听不见他的任何话，只觉得在他的手经过之处，她的肌肤像被火焰点燃一般，滚烫而且灼热，她摊软在他怀里，无助的渴求更多。

她祈求的眼眸一对上他，他立刻狂猛的占有她微启的红唇，他的舌长驱直入她的口中，霸道的索取她的甜蜜，坚持着她给予响应。

天爱先是无助的任他予取予求，然后，热情的天性很快的学会他的方式，并且响应得毫无保留。

他们的吻愈来愈炽热而且深入，天爱整个人紧紧依附在聂长天身上，他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胸前抚弄，另一只手则伸进她衣服的下摆由下往上爱抚她的腿。

“吱吱吱，吱吱吱。”嗅嗅的叫声唤醒了沉迷在热情迷雾中的两人，聂长天猛然放开她的唇，呼吸急促的瞪视着天爱，不敢相信她竟然让他忘了他们身处在随时会有人经过的回廊，他差点在这里要了她。

“该死！”他痛恨她对她的影响，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能让他如此失控。

天爱抚平体内热情的骚动，方始回魂，听到的竟是这句咒骂，不觉瑟缩了下。

“把衣服穿好。”聂长天推开她，粗暴的下命令，他甚至不敢再看她，除了上身赤裸，此刻，她衣服的下摆也被他卷至腰间，裤子也被退下，露出一双雪白玉腿。聂长天，极端的忿恨自己屈服于对她的强烈欲望，面色难看的拂袖而去。

天爱默默的整理好衣衫，收好长长的布条，神情是受到伤害的落寞。她不懂在彼此分享了亲密的爱抚和亲吻后，为什么他会突然恶脸相向？是不是她做错什么了？

“找到人了吗？”“找到了。”“人呢？”“在聂长天此地的别馆里。”“是聂长天的人？”“不，不是，据别馆的下人所言，人是刚巧被聂长天给救回去的。”“不管是不是聂长天的人，既然听见了我们的秘密她就非死不可。如今他在聂长天身边，灭口更是刻不容缓之事，否则让聂长天得知我们的计画，一切就要功亏一篑了。”“我知道，我保证不会让她活太久的。”“那就好，你好好表现，我们王上从不亏待效忠他的人，若能打赢聂长天，胜了这场仗，你便是最大的功臣，到时候，荣华富贵、名利、财富、美女，可真是要有什么了，将来小弟就指望着你多提拔了。”“哈哈！你太客气了，小弟才真要你在王上面前多多美言，谁不知晓大人你是王上眼前的大红人呢！”“哈哈！好说，好说那一切就交给你了，我等你的好消息。”“包在我身上。”

## 第二章

天爱没想到自己居然被关进地牢。

阴暗潮湿的地牢、一脸凶恶的狱卒和满屋子恐怖吓人的刑具，天爱后知后觉的明白了刑房的定义。

原来，他要她住在刑房考虑考虑是这个意思！

“进去！”狱卒凶狠的推天爱一把，将她推进牢房内，然后粗鲁的关上门、绕铁链、落锁，再恶言一句：“给我安份点！”即不再理会她，转身大踏步离开地牢。”地牢大门“碰！”的一声关上后，室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他们连根火把都舍不得留给她。

黑暗并不使天爱害怕，在家时，灯油是很珍贵的，她的爹娘每回外出要补给的必需品太多了，每样东西都只能带够维持到下次预定外出采买时的份量。

而天爱非常了解，虽然她爹娘每个月初都会离家外出办事，但实际上他们非常讨厌这项惯例。所以天爱总是想着如何能省则省，看能不能让她爹娘少跑一趟。

何况，从小住惯的家，哪儿有坑、哪儿有洞，她全都瞭如指掌，就是闭上眼睛，要跌倒怕也是不易的呢！

因此，除非必要，她很少点灯的，当然也就习惯黑暗了。

事实上，这地牢少了亮晃晃的火把照耀，看不见那些个令人望之胆寒的刑具，反而叫天爱安心些，不再如先前那么害怕。

随意找个角落躺下，天爱开始思索这整件莫名其妙的经过。

她不过是贪玩，偷偷跟在爹娘身后想出来看看，怎么会搞到差点送命，如今更被关到地牢里呢？更莫名其妙的是，那个先是吻得她七昏八素，再又命令人将她关进这地牢的男人，居然就是她这几天感激得无以复加的那个当将军的救命恩人！

也就是说，明明是他将她带回来的，他竟然逼问她，谁派她来的？简直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到极点了！

“唉！外头的人还真叫人费解！难怪爹娘一直不肯让我出来，看我把自己陷入怎样的一团混乱里了！我该怎么办才好？真伤脑筋！”天爱在黑暗中想着想着，几个哈欠之后，眼皮自然的直往下掉，然后居然很没危机意识的睡着了。

“起来！”凶恶的口气伴随粗暴的一踢。

天爱吃痛，人即刻惊醒，她张眸，四周的黑暗让她看不清来人，只隐约看见一道暗影。

“小子，叫你起来，听见没有？”不耐烦的语气像是随时有再度举脚踹过来的可能。

“我起来了，我起来了。”天爱忙应道，非关怯懦，而是犯不着和自己的皮肉过不去。

“小子，我问你，你有没有跟聂长天或其它人说过在沙漠中听到的事？“在沙漠中听到的事？什么事？”天爱纳闷，抬眼想瞧来人，仍然只得一道

暗影，“这里这么暗，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想装傻？你以为我会这么容易让你唬过去吗？说，你到底跟聂长天说了什么？为什么他会把你藏在这里？”“你误会了吧！他是把我关在这里，不是藏。”天爱纠正道。“哼！那只是障眼法，如果你们以为我会被这种小把戏骗过，那你们也未免太小看我了。”“可是我说的是真的，我是被关在这里。”天爱再度声明。

“哦？那你告诉我，聂长天为什么要关你？又为什么不留盏灯给你？”  
“我哪知道？”天爱咕哝道，她自己也很莫名其妙呀！

“因为他要保护你，他需要你指认出内奸！”“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什么内奸？”天爱满头雾水，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个都不相信她说的话？她说的真的这么没有信用吗？她一向是不说谎的呀！

“看来，你已经把事情全告诉聂长天了。也好，那我不如就来个乘机嫁祸，除掉孙培德那个眼中钉好了。少了这员猛将，聂长天的战力势必大受影响，我也可以因此扩充兵力，然后再将计就计，一举击溃聂长天。嗯，这样想来，你这小子倒是立了大功呢！

好吧！看在这点的份上，我就给你个痛快好了。”痛快？什么意思？天爱来不及问出口，一阵剧痛突然由胸腹间传来，本能的伸手探触，温热湿滑的液体立刻源源不断的浸湿整只手，甚至往手臂漫流，滴滴落落的直坠落地面。

原来，这样就叫做痛快！当真又痛又快。只是，这人为什么又要杀她？外头的人真的很莫名其妙！

失去意识前，黑暗的地牢内突然射出一线光亮，让在黑暗中待久的天爱眯起眼，天爱反射性的抬头望去，只恍惚的瞧见光影中有一条黑色的身形快速的闪至门外，然后四周又恢复一片黑暗，跟着这片黑暗也同时蔓延进天爱昏沉的脑袋，接管了一切。

天香院是这关外的第一大消魂窟，也是除了军妓营外，唯一的一间公开营业的妓院。

按说，在这关外穷乡僻壤之地，老百姓连吃饱都很有问题，哪里有余钱去当火山孝子呢？何况这些年大战小战不断，连安稳的生活都成了奢想，就算这几年来在聂长天的治理下，大伙的生活是安定些了没错，可还是穷呀！

而，大抵人会思淫欲，是因为物质生活饱足之后才会产生的欲求吧？饱暖思淫欲嘛！

老祖宗的话向来说得简洁明白、一针见血。

另外，在这寸草不生的土地上，即使人群因罕见的绿地而集结成镇，所能倚靠生存的仍得靠先天的努力。而先天优势比不上男人的女人，为了填饱肚子，只得选择依附着男人，至于有没有成亲、是不是夫妻，根本不在她们考量的范围内，她们唯一在乎的是男人养不养得活她们？“贞洁”在这与天争命的地方，是连屁也不值的。

所以，在这荒凉的边界之地，男人想要找女人是很轻而易举的。

这样的地方，居然有人来开妓院！而且，更夸张的是，天香院的姑娘全是打京城来的。

妓院老鸨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天香院出乎意料的受欢迎确是

事实，出入的寻芳客差点踩坏天香院的门槛，也忙坏了院里的姑娘，当然更笑咧了老鸨的嘴。

聂长天会知道天香院，是他的副将兼挚友……林栋的设计。林栋认为，要求一个男人禁欲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作为，即使那个人是自我要求也一样。因此，聂长天长年的不近女色，在林栋的眼里，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状。

聂长天则是一贯当他在疯言疯语，因为除了正事，林栋那家伙根本没一刻正经的。

比起他的另一名得力部属……孙培德的寡言严谨，林栋简直轻佻得没个主将样，反而是屈居他下位的孙培德更具主将的威严。

不过，林栋的领军能力并不因此而受影响，在军队士兵的眼中，林栋无疑是他们心目中最喜欢的将领，这由士兵平日有事第一个想到求助的人便是他可以应证。再加上林栋高超的武艺、应敌时的沉着冷静及不贪功，总是以最少的伤亡达成任务的表现，孙培德再怎么不满，也只能暗自饮恨。林栋和孙培德交恶，是聂长天领军的军营里公开的秘密，聂长天当然也心知肚明，没有介入的原因是他们两人很有分寸，不曾因私下不合而影响到公事。

倒是以林栋的个性会与人交恶，聂长天觉得有些怀疑，半是为了军队的和谐、半是因为自个儿好奇，聂长天曾经私底下问过林栋，是否真和孙培德处不好？当时林栋的回答照例是没有丝毫认真的玩笑态度，他是这么告诉聂长天的，“那家伙又不是女人，我跟他处得好，不是要被人当成断袖男儿了吗？”言下之意是，除非孙培德变成女人，否则他们是永远也不可能处得好的。对于聂长天基于军队和谐要他和孙培德好好相处的劝告，林栋的响应是将两人的职权分开，各自统领不同的分队。

聂长天顿时了悟，以孙培德不惜损兵折将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立下军功的好功心态，他每回立功总要记在林栋名下，想必林栋为了孙培德不把士兵的命当命，老是没必要的牺牲士兵的做法，纵使嘴里没说，心里定然十分愤慨。这两人的嫌隙怕是由来以久，非一日之寒了，况且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带兵的理念天差地远，又谁也不服谁，勉强他们共事，时日一久，积怨更深，一旦其中任何一个忍受不住，冲突一起，受影响的绝不是只有当事者的他们而已，可能连他们队下的兵士都会受到牵连\*两名都是得力的部属，聂长天无法偏袒谁，虽然他也对孙培德“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理所当然不以为然，但他不会因此而否决孙培德的才能，因此，聂长天将原本隶属于林栋帐下的前锋军拨出五千名，成立奇袭军，交由孙培德领军，直属于聂长天。

之后，孙培德凭着这支奇袭军，不断的立下奇功。聂长天因此把奇袭军收编回前锋队，然后将前锋队整个交给孙培德领军，而自己统领的后军交给林栋，自己掌管中军。

如此安排之后，倒是一直相安无事，聂长天才总算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

这些是题外话，话说，到关外的第一年，林栋在无意中得知聂长天到关外竟然没找过女人，不可思议之下，努力追根究底了好久，得到的结论是，聂长天八成是觉得与手下士兵共享女人有损他将军的威严，因此非常鸡婆的去替他找来当地的姑娘，结果，聂长天只赏了人家一锭银子，啥事也没干就打发人走了。于是，林栋再次自行推论的结果是，聂长天也不愿碰良家妇女。这倒是难倒了自诩为“人道使者”的林栋了。

在这穷乡僻壤的，他要打哪儿去找正式挂牌的姑娘啊？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在林栋为此烦恼之际，“天香院”突然开幕了，打的还是京城牌，一

时之间便轰动了整个军队，比起军妓的敷衍了事、关外姑娘的粗俗鄙陋，这些京城来的姑娘们，不但温柔多娇、知心解语，一口故乡的京城腔更是解了不少士兵的思乡愁绪。

对于林栋的乱用形容词，聂长天实在是啼笑皆非，什么天无绝人之路？真亏他想得出来。想当然尔，聂长天拒绝了林栋的邀约。

林栋再三请不动人，灵机一动，居然派人故意在军中放话，说将军大人寡人有疾，群医束手，若是任何人有秘方可治，必有重赏。

想当然尔，聂长天那几天莫名其妙的差点被草药给淹没，在怎么也说不清的情况下，聂长天只有顺着林栋的意思，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非常正常。

朱颜这个红粉知己便是那次结识的，算算也有六年了。

一开始时，聂长天只是纯粹欣赏朱颜的琴艺，讶异如此才貌的女子为何会沦落风尘，更甚而到此偏远边疆来挂牌？凭她的条件，想在京城中独占花魁该是轻而易举的事。

几次谈话后，聂长天发现，朱颜的见识、谈吐、内涵、气质，无一不令他折服，然后，每隔一段时间，聂长天便会出现在天香院，伺候他的也总是朱颜而已。

不是没谈过替她赎身，是朱颜不肯。至于原因，她不肯说，聂长天也不多问，而且，自从那次后，聂长天就绝口不再提赎身的事了。不过，他以另一种方式替她赎身，每回，他在离开前，总是会留下一大笔钱，吩咐老鸨不要为难她，随她高不高兴接客。

他的体贴感动了佳人，除了聂长天，朱颜不再接客，虽仍挂名天香院红牌，实则为聂长天的专属女人。

眨眼六年过去了，他们的关系依旧没变，朱颜仍然是天香院的红牌凝香，聂长天也仍然每隔一段时间才会出现，既不痴迷，也没有厌倦，让不少等着一亲芳泽的士兵大失所望。有不少人因此而预测，凝香姑娘早晚会正式被将军收为侍妾，便不敢再有妄想。

倒是林栋在战事停歇了好一阵子后，穷极无聊下，居然作庄设局赌起聂长天到底会不会收了朱颜姑娘？输赢赔率是二十赔一，林栋告知聂长天的结果是被白一眼并罚一个月不准休假。当然也没有得到答案了！只得把赌注退还所有人，白做工了。

钱没赚到，乐子没找到，还得禁欲一个月，林栋实在有够怨叹了。

一个月耶！简直是酷刑嘛！就算要罚，好歹告诉他答案，他被罚得也甘心些呀！真是不会做人。

林栋不知道聂长天的不知道就是答案。

没错！聂长天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初会提出替她赎身，是欣赏她的才情，单纯的想救她出火坑，没有要她的意图。如果当初她接受了，他与她，在她踏出天香院之后，肯定不会再有交集。她的不肯，反倒造就了两人这六年的缘份。

六年长久的相处下来，聂长天早习惯现状，因此也没想过要改变，经林栋这一提醒，才惊觉是该做个决定的时候了，一个女人的青春终究有限，蹉跎了朱颜六年，自己是该负起责任的。

只是，聂长天并不确定六年前朱颜不肯让他赎身的原因消除了没有？因此，他决定跟朱颜好好谈一谈，如果她有困难，他会替她解决，然后任她选择自由或跟他。

聂长天原本预计明天来告诉朱颜这个决定的，会出现在天香院的原因，是他迫切需要个女人来熄灭那个来历不明的孟天爱所引起的欲火。

而朱颜无疑是最佳的人选，不仅因为她是他在这片沙漠中唯一碰过的女人，更因为他认为她值得信任，比起一个突然冒出来而且言词闪烁的女人，认识六年的朱颜当然更值得信赖，至少他不用担心在激情的当下，会有一把剑刺向胸口。

迫切的需要使聂长天没耐性像往常一样等人通报，他推开一脸谄媚的小二，不理看见他像看见金块的老鸨，径自上楼闯进朱颜的香闺。朱颜显然刚沐浴完，正站在木桶旁全身一丝不挂的让侍女擦拭身子，整间屋子因为弥漫着热气而显得有些朦胧，空气中则是飘散着诱人的花香味，聂长天没预料到会撞见这种景象，本就热血沸腾的身躯，差点为之失控。

勉强抑制想扑上去的冲动，聂长天无视于主仆两人的惊愕，用粗哑的嗓音下令叫侍女出去，铁青的神色让侍女连一秒也不敢多待的慌忙退出门外，仓皇的在带上门时，甚至忘了要轻轻关门的规矩，而发出巨大的声响。

“砰！”地一声，就像出征前的鸣金，聂长天应声扑向因害羞而躲上床的朱颜

朱颜穿戴好自己的衣裳、整理好仪容后，才转身面对聂长天。除了在床上，她从不曾在聂长天面前衣衫不整过，就像聂长天从不和她同床共眠一样，他们之间始终维持着一定的距离，虽不生疏，却也彼此客气的不像爱侣。

聂长天是欣赏她，但那份欣赏随时可以割舍，所以两人相识之初，他会毫不考虑的说出要替她赎身，放她自己的话。当时的她自信满满的认为，甫相识他就愿意为她赎身，只要假以时日，定能教他为她痴迷，进而离不开她，到时她便可顺利的进入聂家，达成心愿。

谁料，六年来，他对她的态度始终如一，并没有加深一分一毫。他每回要她，是因为他生理上的自然需要，而不是基于某种强烈的情感或出自于激情。即使，她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无法教他失控。

那么，他今天是怎么了？朱颜凝视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的聂长天。

意识到她的注视，聂长天张开眼回视她，神情没有丝毫生理纾解后的匮乏，平日总是平静无波的俊脸上有着隐约的烦躁。

“将军心里有事？”聂长天闭目，朱颜也就聪明的没再多问，长久相处的了解，她很轻易就明白他不想多谈的暗示。两人就这么一坐一躺的各自沉思着，室内一片安静。

过了好一会儿，聂长天起身穿回衣衫，在朱颜对面落坐，接过朱颜送上的茶水喝了一口后，放下茶杯道：“让我替你赎身吧！”盼了多年的愿望这突如其来，朱颜有片刻的怔愣，担心自己是否会错意了？“如果将军是打算放颜儿自由后，教颜儿找个好人家嫁了，那颜儿宁可继续留在这里。”“你不想嫁人？”聂长天讶然，女人的幸福不是在于跟个好男人吗？“颜儿想，但是颜儿不敢奢望。”“你一向不是会看轻自己的人。”朱颜的心高气傲是众所周知的，实在不是会说出这种话的人。

“这不是看轻自己，而是有自知之明。”朱颜漾出一抹自嘲，轻声吟唱起来。

落花去故条，尚有根可依。  
妇人失夫心，含情欲告谁？灯光不到明，宠极心还变。  
只此双蛾眉，供得几回盼？看多自成故，未必真衰老。  
辟彼数开花，不若初生草。  
织发为君衣，君看不如纸；剖腹为君餐，君咽不如水。  
旧人百宛顺，不若新人骂。  
死若可回君，待居以长夜。

“世上难得有情郎啊！将军。”朱颜一曲唱毕，感慨的谓叹道：“除非是遇到跟将军一样有情有意的男人，否则颜儿宁可留在这里继续伺候将军，直到将军不要颜儿为止。”不敢再像上回随意的拒绝了，她没有时间再等上六年，朱颜把握住机会透露自己的自愿。

“既然如此，你准备准备，我过两天会派人来接你。”聂长天像交代公事般道。

“将军的意思是要接颜儿进门？”朱颜惊愕参半，没料到事情会如此容易。

聂长天颌首，然后一口饮干杯中的茶水，站起身道：“就这样了，我会尽快派人来。”“颜儿送将军。”朱颜也跟着站起来。

“不用了。”聂长天摆摆手，径自打开房门，潇洒豪迈的离去。

倚在门边的朱颜，目送着他的背影，眼底错综复杂的情感中充满了爱恨交织的痛苦矛盾

“林栋，你在这里干什么？”才下楼，聂长天居然就瞧见那个被罚暂代他职务的人大刺刺的出现在此地，还嚣张的叫了姑娘左拥右抱，不亦乐乎。

“等你呀！”林栋各自香了左右的姑娘一下，惹得她们娇笑连连后，才满意的放开她们站起来，笑嘻嘻的跟着聂长天往外走，完全无视他凝重的神色。

聂长天一直等到出了天香院，才沉着声音道：“是不是营里出事了？还是敌人来袭了？”“都没有。”林栋摇头。

“那你为什么没有留在军队坐镇，我记得这个月你被停止休息的，不是吗？”聂长天凝重的神色依旧，军令如山，林栋身为副将，更应该以身作则，否则如何服众？“嘿，我可没有抗命，我正在值勤耶！”林栋喊冤。

“什么勤务？”“将军别馆里出了奸细，我这个代理将军职务的副将军岂能坐视不理？”“这事我会处理，你别插手。”聂长天命令道，然后不悦的问：“你是怎么知道这回事的？”“那名奸细被人给刺杀了。聂总管以为你在营里，派人到军营里来向你报告，所以……”“什么？”聂长天怒吼：“她被刺了，你居然现在才告诉我？”“我一听到消息就立刻赶来了呀！可是老鸨说你刚到，朱颜姑娘的侍女又好心的提醒我最好不要打扰你，所以我只好等你自个儿出来了，这可不能怪我。不过，话说回来，不过是名奸细嘛……”“加罚一个月勤务，快回军队去。”聂长天说完，人已经上马飞奔而去。

“加罚一个月？太狠了吧！”林栋苦着脸，目送聂长天远去的背影，居然连抗议的机会都不留给他，两个月耶！

存心想害他憋死嘛！

### 第三章

“吱吱吱，吱吱吱。”“嗅嗅，别吵我，我好累。”天爱试图推开不断舔她脸颊的嗅嗅不果后，咕咚一声，想翻身躲过嗅嗅的口水攻击，这一动，使她立刻呻吟出声，她僵着身子不敢再动，同时紧闭了眼想等剧痛过去，混沌的脑袋因痛楚而清明起来。

墙上的火把显示有人来过，关她的铁门也打开着，这么说，有人发现她受伤了？“吱吱吱！吱吱吱！”嗅嗅的声音充满焦躁与不安。

“我没事的，别担心。”天爱忍痛张开眼安抚道，然后紧张的用眼睛仔仔细细的打量嗅嗅，“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吱吱。”嗅嗅摇头。

“那就好。”天爱吁口气道。

“吱吱吱。”嗅嗅拉拉天爱的衣襟，再指指大门。

“你要我快点离开？”“吱吱吱。”嗅嗅猛点头叫，然后突然转向外面，神情警戒，“吱吱吱。”“有人来了？”“吱吱。”“嗅嗅，你快点躲起来，不要让人看见。”“吱吱。”嗅嗅抗议的叫。

“我不会有事的，你快去躲起来，等人走了，我们立刻离开这里。”嗅嗅不放心的看着天爱，小小的猴脸上尽是担忧。

“你再也不走，我要生气了。”天爱沉下脸，威胁道。

嗅嗅这才不甘愿的一步一回头的走出地牢大门，动作慢得让天爱发急，担心它会正巧和进来的人碰上。

嗅嗅才闪出大门，门外已经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天爱连忙闭上眼装睡。

“啊，怎么这么多血？这么严重的伤我没办法治啦！你还是快点报告总管比较好啦！”“可是，万一总管怪罪下来怎么办？”“不会啦！人又不是你杀的，何况，会被关进地牢，这个人八成是奸细、间谍什么的，早晚也会被处死的，不用担心啦！现在要紧的是，趁他还没死之前，快向总管报告，或许上头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情报也说不定，你若等人死了才往上报，因而延误了审问的时机，才真的事态严重呢！”“真的不会有事？”“安啦！你是新来的不知道，咱们将军对敌人一向是不容情的，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了，不用怕啦！走啦！我陪你一起向总管报告去。”“真的没事？”“教你安就安啦！我在这将军别馆待了五年了，这种奸细见得可多了，就没见过有哪一个是好下场的，不是像这小子被人暗杀，就是熬不过严刑自尽，再不就是罪证确凿被叛死刑，早死晚死反正都是死，没人会在意了啦！而且据说像他们这种当间谍的人，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不成功便成仁，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当任务失败时，为了怕熬不过严刑逼供而泄漏重要机密，他们通常是选择自尽，再不就是他们上头派人来灭口。所以，不会有人怪罪你的，阿义。

“好兄弟说这些干嘛呢？走吧！好歹在这小子断气前，咱们得把总管找来才行。”“嗯！”天爱一直等到他们的声音远了，才睁开眼睛。嗅嗅也几乎是立刻闪进来。

“吱吱。”“我们得快点走才行，嗅嗅，再也不走真的会没命的。”天爱按着伤口，忍着痛强撑着想站起来。

“吱吱吱。”嗅嗅在她不小心踉跄的跌坐回地上时，担心的在她身旁跳来跳去。

“你别急，我没事。”天爱虚弱的倚着墙，喘气道：“让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吱吱吱。”嗅嗅比了个睡觉的姿势。“不行，我们得趁他们还没进来之前离开，否则死定了。”天爱想起刚才那两人的对话，忙打起精神再度尝试着站起来。

按着伤口，扶着墙壁，天爱每走一步就得停下来等痛苦过去才踏得出第二步，就这么摇摇晃晃、举步维艰的，她终于走出了地牢。

“唉哟！”迎面撞上一堵墙，天爱疼得脸色惨白，身上好不容易止住不再流血的伤口，经这么一撞，又开始渗起血来了。

怎么会突然冒出一片墙呢？天爱一边忍着痛楚过去，一边纳闷着。

“你没事吧？”“赫！”被吓着的天爱猛然抬起头，退了好大一步。

“对不起，吓着你了。”天爱警戒的瞪视对方，等待他的下一步动作。

“你不要怕，我叫孙培德，在聂长天将军的底下当差。你是别馆里的仆役吗？能不能烦劳你带个路，我有急事需要面见将军。”孙培德？刺杀她的蒙面人说的对头不正是孙培德！看来是她多心了，这个人并不是地牢里面想杀她的那个蒙面人。

“你真的是孙培德？”“是的，能请你带路了吗？”“我……”天爱本想告诉他，自己不是仆人，话到嘴边，想起她此刻正被误会成奸细，这个孙培德又是他们的人，难保不会像他们的将军大人一样，二话不说就把她抓起来扔进大牢。“莫非你不是别馆里的人，是混进来的奸细？”孙培德突然面露杀机，怀疑的瞪视天爱。

又来了，果然是什么人带什么兵，天爱暗暗呻吟，同时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长了一副奸细脸，否则怎么动不动就被当成奸细看？“我……”从来没说过假话，一时想说还真不知要如何说起，天爱没辙的叹气，选择宣告自己的清白，“我不是奸细。”“是不是等见了将军就知道了，走吧！”孙培德突然拔刀指向天爱。

一直靠着逃跑的意志力强撑的天爱，眼见逃跑无望，意志力一松散，整个人软趴趴的沿着墙滑下地，晕了！

孙培德剑抵着天爱，上前一步想蹲下来查看时，身后的叫声止住他的动作。

“孙大人。”孙培德回头，施施然的站起身，收回剑。

“聂总管，你来的正好，快过来看看她是不是府里的下人？”聂总管一见倒在地上的天爱，如释重负的示意跟在后头的仆役抬人，一边回答孙培德。

“回孙大人，她是将军带回来的人，不是府里的下人。”“原来是将军的客人，我刚刚还以为他是奸细，真是失礼了。”“孙大人误会了，她也不是客人，我们还要谢谢大人替我们拦下她呢！要让她跑了，我们还真不好向将军交代呢！”“跑了？这么说，他真是奸细了？”“这我就不清楚了。”聂总管无意多说，从老将军到将军，当了三十年将军府的差，他非常明白沉默是金的道理。“孙大人，请先到大厅奉茶，将军应该很快就回来了。”“你去忙吧！不用招呼我，等将军回来时，再派人来这里通知我好了。我想在这里欣赏一下夜色。”“那么就怠慢大人了，我会派人送酒菜过来，请大人稍待片刻。我先下去了。”“麻烦总管了。”孙培德有礼的颌首致意。

聂总管微微作揖后，随即匆匆离去，他得去看看大夫怎么说，将军回来才能有所交代，将军把人交给他，可不会希望他把人给看丢了、弄死了。

孙培德目送聂总管的背影，唇边浮起一抹满意的得意笑容，夸赞道：“还真是个尽职的好总管。”

天爱再睁开眼睛时，迎上的是聂长天似担忧又似愤怒的脸孔。她试着对他挤出一个笑容，结果他一看她醒来，立刻语气凶恶的质问她，“是谁派你来的？你的任务是什么？”“我听说带我来的是将军大人，那不就是你吗？你为什么还要问我是谁派来的这种奇怪的问题？”天爱虽然被他盛怒的眼瞪得胆怯，仍鼓起勇气道。

“到这种时候，你还要装傻？”“我没有呀！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我真的不是什么奸细。”“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有人要杀你？”“我也不知道呀！那人问我有没有跟你说我在沙漠中听到的事……”“什么事？”聂长天打断她。

“我也不知道呀！我根本就没听到什么事。可是他跟你一样不相信我的话，也说我在装傻，说你会把我关在地牢又不替我点灯，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还说你需要我替你指认内奸，怎么你们军队里出了内奸吗？”“然后了呢？”聂长天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催促道。

“然后，他就说要给我一个痛快，再然后我就被刺了，直到嗅嗅……嗅嗅呢？你们没对它怎样吧？”天爱担心的想坐起身，不小心扯动伤口，疼得眼泪差点掉出来。

“它没事。”聂长天轻轻的将她压回床上。

“真的？”“真的。那刺客还有说什么吗？”“有啊！他说要乘机嫁祸，除掉孙培德那个碍事者，然后他就可以因此扩充兵力，再将计就计，一举击败你。”这是那名刺客说的最完整的一段话，所以天爱记得很清楚，不像其它的话，零零落落的，搞得她一头雾水。

“他提到孙培德？”“是呀！”天爱点头。

“你有没有看见他的长相？”“那时地牢里伸手不见五指，我……”“为什么会伸手不见五指？”聂长天问。

“我刚刚不是说过，地牢没有点灯吗？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天爱不高兴了，她有伤在身耶！多少也尊重她一下嘛！

“我知道了，继续。”聂长天的锐眼闪过一丝严厉。

“反正就是很暗，加上他蒙着面，所以我没看见他的长相。”“既然伸手不见五指，你怎么会知道他蒙面呢？”聂长天指出她话中的矛盾之处。

“他出地牢时，我见的呀！”天爱回答的理所当然。

“这样说，你还是有看见他了？若是再让你看见他，你认不认得出来？”“我不知道耶！可能不行吧？先前我差点把孙培德误认为他呢！”天爱不怎么确定的蹙起眉头。

“你为什么会认为孙培德是刺客？”“因为孙培德的声音和那个刺客很像，而且身形也差不多。”天爱照实回答。

“那你又如何能确定他不是那名刺客？”“他当然不是啦！那名刺客说了嘛，他要嫁祸给孙培德，而且，把我捉回来的就是他嘛！如果他要杀我的话，

我昏倒时，他不早动手了，干嘛还费事把我带回来？”“捉回来？他什么时候捉你回来？你又是为什么昏倒？”聂长天不悦的拧眉问。

“就我受了伤从地牢逃跑的时候嘛！失血过多当然会昏倒嘛！”“你受了伤居然还想走？你不要命了？”聂长天怒道。

“就是要命才要逃呀！跟你说我不是奸细你不信，万一你拿那些刑具对付我怎么办？”天爱反驳道，“听说你很残忍的，被你当做奸细的人，每一个都会死，我当然要逃啦！”“是谁告诉你的？”聂长天生气的问。

“没人告诉我，是我受伤的时候听到的。”“你相信我是那种人？”“当然啦！你不是威胁要对我严刑逼供吗？我干嘛不信？”天爱直言道。

聂长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介意她的想法，他一向乐于让敌人认为他冷酷无情，那会让敌人在面对他时心生胆怯，让他有时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赢得胜利。

可是，他就是不喜欢她也如此认为，她的直言让他非常火大，当然，他对自己反常的情绪更是愤怒。

“你好好休息。”他丢下这句话后，站起来走出房外，关门的声响让天爱瑟缩了一下。

“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生什么气嘛？”天爱小声的咕哝道，朝门口的方向吐吐舌，然后打了个大呵欠，缓缓闭上眼睛。

“好累！”不到片刻，她就又睡着了。

去而复返的聂长天回来时看见她沉睡的容颜，啼笑皆非的笑了，他被她气得半死，她倒好，蒙头就睡，一点也不像她宣称的害怕得想要逃命的样子。

聂长天注视天爱的眼神中满溢着柔情，不仅天爱错过了，连聂长天本人也不自觉，但窗外窥视的那双眼瞧见了，掩在黑布下的唇扯动了下，然后飞快的纵身离去。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天爱以前不懂，现在可深刻了解这句话的含意了。原来她以为自己再度惹怒聂长天，肯定要再度被扔进地牢了，她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可是忽然间，她又变成贵客了，聂长天甚至派了人来服侍她。

这些外头的人的行为，实在让人猜不透。天爱百思不得其解之下，索性不为难自己，放弃去揣测这些复杂人的心思，她想，她可能一辈子也猜不透他们的思考方式。

“你相信我不是奸细了？”她这么问聂长天。

“不，你的嫌疑还在，不过念在你身受重伤，我就不把你关进地牢了。”聂长天是这么回答她的。瞧，这么说来，她居然得感谢那名刺客将她刺成重伤，这不是很荒谬吗？更夸张的是，既然当她是嫌疑犯，就算是好心让她在客房养伤，也不必要三餐人参、燕窝的直往她房里送吧？这些外头人当真是很莫名其妙。天爱再度下了这个结论。

不过她倒是没拒绝他们的好意就是了，对于聂长天命人送来的药材补品，再苦，天爱仍会一口气全给喝进肚子里去，因为她明白要想尽快离开这里的方法，就是把伤早日治愈，养好身子，要跑也才跑得快！

事实证明，吃苦果然是有代价的，她复原的速度连大夫都啧啧称奇呢！

也才不过十来天，她的伤就已好了大半，失血过多流失的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可是她却迟迟没有要跑的意思。

“在想什么？”聂长天放大的脸突然出现在她面前，这些天他总是这么突如其来的出现。

“没有。”天爱摇头。“怎么样？查出来是谁了吗？”她在协助聂长天找出那名可能是内奸的刺客。

“掌握了一些线索，还没有确定。”聂长天把手里的药碗递给她。

天爱接过碗，一骨碌的全倒进嘴里。

“不苦吗？”聂长天问，即使他要人在里头调了蜜，这药可还是苦得难以入口，她居然能喝得面不改色，连眉头都没见她皱一下。

“当然苦！”天爱将空碗交给他，接过他手上替她准备的茶水，一饮而尽。

“你实在不像一般的姑娘家。”聂长天说。

“拜托！别又来了，我真的不是奸细啦！”天爱忙道。

聂长天摇头，无意解释他刚才是在赞美她。

“你的伤势如何了？”“大夫说明天就可以下床了。”天爱高兴的说，躺了十来天，她觉得自己都快发霉了。

“伤口结痂了吗？你真的确定可以下床了？”“早就结痂了，你要看吗？”“你要给我看？”聂长天危险的眯起眼。

“是啊！”天爱不假思索的点头。

“我没记错的话，你的伤口应该是在胸口吧？”“没错啊！”“你要让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看你的胸口？”“有什么关系？”天爱不解的看着聂长天，“你在生什么气？”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忽然间就变脸了？”是啊！他生什么气？聂长天自问，他原就打算要她，她的主动不是正合他的意？他有什么好火大的？“如果你不想看也没关系。”天爱说。

“不，我要看。”他说完，没有等天爱回答，直接伸手探向她的领口，熟练的褪下她的衣裳，露出她未着寸缕的上半身。

天爱没有阻止他，伤口在她的左胸下方，所以她挺起胸半侧身向右，她本意是单纯的想让他能看清楚伤处，可是她不知道这姿势在聂长天眼里会看成是诱惑的邀请。

当她雪白丰满的胸部呈现在眼前，排山倒海的强烈欲望立刻侵袭向聂长天，他像被烫着般收回手，两手紧握住拳头，竭力想拾回自制力，可是他失败了，天爱挺起胸部的举动彻底摧毁他的理智，再顾不得她伤势未愈，他有可能伤到她了，聂长天低吼一声俯身含住她诱人的蓓蕾……“你……”他的动作引来她的一声惊喘，全身不受控制的颤抖了下。“我……以为……你想……看伤……口……”“我是啊！”聂长天的嘴往下移到伤处，在上面洒着细吻，双手同时爱抚着她的双峰。“还痛吗？”“不……不……痛了……”天爱全身因他的抚触而颤抖，她忍不住的起了一阵痉挛，“你……不……可以……”聂长天没有让她有机会把拒绝说出口，一个挺身，他的嘴巴已经来到她的唇边，迅速封住她。

他狂猛的吻夺走天爱的迟疑和理智，她伸手环抱住他的颈项，同时张嘴迎接他探进她口里的舌，热情的与他纠缠着。

当他的嘴离开她时，她不禁娇喘的抗议，她不要他结束这个吻。但紧接着她一声破碎的性感呻吟，他的唇落在她的颈侧，一路吻上她细致敏感的耳畔，用舌头轻舔她的耳朵，热呼呼的气息吹拂得她全身更为之抖颤不已。

在吻她的同时，他的手并没有停止抚弄她的双峰，他小心的避开她的伤口，揉捻得她粉红的蓓蕾挺立起来。

接着，他的唇取代他的手，含住随着她全身抖颤而颤危危的粉红蓓蕾吮吮时，她不由得拱起身迎向他，她的双腿也因身体激情的需要而开始磨擦他的。

她的反应差点让他为之失控，他微撑起身，深吸口气，试着平静他极欲爆发的欲望，同时快速的除去他和她身上的衣物。

来不及让天爱有任何反应，他炽热的身躯立刻覆住她。他再度吻住她，灵活的舌头一进一出的挑逗她，结实的胸膛轻轻的摩弄着她柔软的双峰，两只手忙碌的探索着她全身上下细腻的雪肤玉肌，他的坚挺则抵在她的平坦的小腹上缓缓搓弄着。然后，他的手来到她的下腹部，轻轻探进她温暖的核心，当他感觉到那儿的潮湿时，他几乎想立刻进入她，将自己深深埋进她的体内。

是她的退却阻止了他。她夹紧她的双腿。

“张开，你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他气息粗重的命令，下颚紧绷。

“不要。”天爱死命的夹紧双腿，满脸羞红。他怎么可以碰触她那个地方？聂长天闻言，咬紧牙根，他从来没有强迫过女人，也不打算从这时候开始。

凭着强大的意志力，他想由她身上抽离开来。

“不要。”天爱在他撑起身时，突然感到一阵空虚，下意识的环抱住他，不肯让他撤离。

再度压回她身上，他仅有的自制力全数远颺，低吼一声，他用他的大腿强迫分开她的，一个用力，让自己完全进入她。

“好痛！”剧烈的疼痛赶走激情的迷雾，天爱开始极力的想推开他。

在冲破那层不该存在的阻碍时，聂长天就发现了不对劲，可是他当时已经无法停止。

就如同现在，即使知道自己毁了她的清白，他仍无法让自己离开她。

“不要动。”他用身体定住她，不让她挣扎，同时咬着牙克制住想要冲刺的欲望，给予她适应他的时间。

“你弄痛我了！”天爱委屈的流着泪控诉。她觉得自己快被撕裂了。

聂长天温柔的吻去她的泪痕，然后细柔的吻顺着她的额、眉、眼、鼻，最后落在她的唇上，诱哄着她张开口，当她的舌尖探出来与他的相触时，他开始缓慢的移动，同时继续温柔的用舌头与她缠绵。

在他的温柔攻势下，疼痛很快被遗忘，她开始不满他缓慢的节奏，而要求得更多。

她的腿自动的缠上他的腰，臀部不由自主的扭动，身体拱向他，无言的催促他加快动作。

接受到她的身体传达的讯息，他忍不住呻吟了一声，早已等不及的热情立刻迫不及待的驰骋起来。

他们的速度愈来愈快，极度的喜悦席卷而来，当狂喜到来时，她紧紧的攀住他，两人一起登上喜悦的高峰。

## 第四章

小天爱曾看见她的爹娘在洗澡的水塘里相互拥抱、亲吻，她爹娘的手不断在彼此身上游移着，然后她爹突然将她娘背转身，开始用身体撞击她娘，她看见娘痛得弯下腰，嘴里更是痛苦的呻吟着，小天爱好害怕，爹为什么要欺负娘？“哇！”地一声，小天爱顾不得爹娘不准她靠近水塘的话了，迈开小小的步伐便往水塘冲去。

“哇！……救命啊！爹……娘……救命……”天爱猛然由梦中惊醒，有不知身处何处的茫然，无意识的动了一下，她立刻吐出一声呻吟，全身的酸痛让她忆起了昨夜，她随即睁开眼睛。

只有她在床上，很快的环顾房间，还是只有她一个人，天爱倒回枕头上，心里泛着一股莫名的失望。至于她在失望什么，她自己也不懂，她并没有在期望什么呀！

丢开莫名的愁绪，天爱回想起刚才的梦境。

那是她五岁时不小心看见爹娘恩爱而闹的糗事，记得当时她还差点淹死，事后更被她爹狠狠的给处罚了一顿。

她娘当时为了向她解释她爹不是在欺负她，可也费了不少唇舌，她才肯再让她爹靠近娘。那阵子，她爹可真是差点被她气死。

天爱想着，不觉笑了。脑海浮起当时她和娘的对话。“天爱误会了，爹不是在欺负娘，是在爱娘。”“娘骗人，我听见娘在呻吟，娘一定很痛很痛，爹是坏人，他害娘痛痛。”“天爱，你听娘说，那不是呻吟，是……”“娘，你怎么了？你的脸好红哦！你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娘是……天爱，娘跟你说，爹很爱娘，娘也很爱爹，所以，爹和娘才会做那件事，那是爹娘相爱的表示，懂吗？”“……”“天爱，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爹和娘是不是不爱天爱？”“天爱是爹娘的心肝宝贝，爹娘怎么会不爱天爱呢？”“那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像你 and 爹一样做相爱的表示？”“……天爱，爹和娘的爱跟对你的爱不一样，所以表示的方法也不一样，爹娘不是常亲你的脸吗？那也是一种爱的表示啊！”“那我可不可以也要像你 and 爹一样的表示？”“可以呀！但是要等天爱长大才行，而且也要天爱找到最爱的人才可以，知道吗？”“天爱已经长大了，天爱最爱娘。”“对哦，天爱已经长大了，可是还不够大哦，天爱要长到跟爹娘样高的时候才可以哦！而且这件事，天爱只能跟一个除了爹娘之外最爱的人做，所以，天爱要慢慢等着那个人出现，知道吗？”

“知道。”回想起来，似乎从那时起，她就常常会不经意的发现爹娘在相爱，刚开始，爹娘，尤其是娘，在被她撞见时，显得非常不自在，后来，看她一副没什么的表情，也就习惯了，在这没什么遮蔽的绿洲，要对一个小孩子保有完全的隐私是太难了，而好不容易解决一个棘手问题，她的爹娘当然不会自讨苦吃的向她主动提起，显然又会引起她一连串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突然，天爱跳了起来，她终于想到昨晚她迟疑的原因了，他没有告诉她，他是不是爱她？她想，她是爱他的，因为他就像娘告诉她的那样，让她身体火热得像要被融化一般。

她想，他应该也是爱她的吧？他的表现就像爹爱娘时一样。

她决定去问问他，同时告诉他，她爱他！

天爱不知道他的房间在哪里？她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问的人，平时总会瞧见在回廊穿梭的仆人们一个人影也不见，整个庭院静得像空城一样。

才觉得奇怪，前头花园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天爱一喜，想也没想，立刻往那方向奔去。

但当她看见坐在亭子里的聂长天时，所有的好心情全都一扫而空。  
聂长天的怀里竟然抱着别的女人  
！

低叹口气，聂长天忍住心里的烦躁，轻拍朱颜的纤背，不懂她今日为何一反常态的缠人，接她入府近十天了，因为天爱受伤的缘故，他是疏忽了她，可是以她的性子，她不该是会介意的才对呀！

想到天爱，心里的烦躁更甚，他该拿她怎么办才好？该死！她是处女，为什么没有点上守宫砂？“将军。”意识到他的心不在焉，朱颜委屈的娇嗔。

原以为进府来，会得到他更多的垂怜，谁料才进门就遭到如同弃妇般的对待，如果他是因为公事忙而无暇理会她，她可以理解，但是因为另一个女人，这教心高气傲的她如何吞得下这口气？“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一点都不像你了？”聂长天无奈的口气中夹杂着些许厌烦。

“颜儿知道惹将军厌烦了，颜儿向将军赔罪。”在欢场多年，察言观色是基本的生存之道，就见朱颜楚楚可怜而又慌乱的抹着泪水，“请将军别生气，颜儿没事了。”“算了，能告诉我是什么让你反常了吗？”聂长天再叹口气问。

“是颜儿一是情绪失控，没什么。”“那就好，我还……”聂长天心中记挂着天爱，一早就让朱颜派人给请了来，还没有跟她好好谈谈呢！

“将军，颜儿有个不情之请。”朱颜打断聂长天的话说，依旧偎在聂长天身上撒娇着。

“说吧！”“聂总管说，没经过你的允许，府里不能随使用人。颜儿在天香院有个服侍惯了的丫鬟，能不能请将军通融，让她也进府里来，颜儿习惯了她的服侍，似乎有点无法适应，老是觉得心慌慌的，也才会莫名的情绪失控，惹得将军您心烦。”“我会交代下去。”聂长天允诺，“还有事吗？”“没有了，谢谢将军。”颜儿恢复了平日的淡然，主动离开聂长天的怀抱站起来。

“不好意思，打扰将军了。”面对她突然的情绪转换，聂长天有片刻怔，紧接着他不禁斥责自己的多疑，此刻淡淡的她不正是他早熟悉的她吗？他在怀疑什么？聂长天准备转身离开亭子时，她幽幽吟唱的声音由后追了上来，“一片愁心怯杜鹃，懒妆从任鬓股偏。

怕郎说起阳关意，常掩琵琶第四弦。

山城落日弄昏黄，又了平生半日忙。

侍妾不需绕绛蜡，让他明月入回郎。”聂长天急行的步伐稍停了下，然后便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前行。

朱颜直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花园小径后，才让内心的真正感情泄漏出来，眼泪扑簌簌而下，他不会知道，短短八句的词，她唱得多么艰辛，只要他曾回头一盼，她可以为他放弃一切，背弃所有的人。可是他不会，如同以往，他仍是头也不曾为她回过一次。

朱颜哭倒在亭子里，为自己无望的爱和既定的宿命。

林栋眨眨眼，再眨眨眼，实在无法相信他所看见的，他怀疑自己是太久没有女人而开始产生幻觉了。

该死！他早知道一个男人禁欲太久是违反自然的，瞧他现在出现什么征兆了，他居然看见他的床上躺着一个全裸的女人。

如果这是在他家里或他的别馆里，他绝对二话不说就跳上床享受一番，不会有半丝迟疑，问题是，这里是军营，一个不可能让全裸的女人混进来的地方。

确定那个女人不是他的幻觉后，林栋惊愕的面孔转为严肃，同时戒慎的朝床上背对他的裸女走去。

“你是谁？”他站在离床三步远的地方，沉声问。

床上的女人连动都没动一下。再等了一会儿，见她仍是维持原姿势，林栋又往前靠近两步，全神戒备的伸出手……赫！天仙美女下凡尘！

林栋再度惊愕住了，为她的美震撼，也为她的沉睡疑惑。即使情况诡异，林栋仍然无法将他的视线自她的身上移离。

她长而浓密的睫毛轻柔的垂在精致的粉色面颊上，长长的黑发若隐若现的遮掩住雪白的玉体，柔顺的随着身体曲线起伏而披挂在身上，这样一个十足魅惑人的姿势该是非常引人遐思的，可是林栋发现自己没有产生丝毫的欲念。

不是因为危机意识，而是她绝美的脸上有股清纯得仿若不食人间烟火的空灵无邪，又似婴儿般纯稚天真，让人无由起了呵护之心，却不会有任何的不当欲望。

紧闭的睫毛轻轻颤动了下，知道她即将清醒，林栋立刻往后退了两步，不想她被惊吓到。

天爱慢慢的睁开眼睛，茫然的眼神在触及四周陌生的环境时，立刻惊觉的弹了起来，她想起颈后的那一击。

有人袭击了她！

意识到周遭有人，她扭头一看，望进一双不具敌意的眼，她纳闷的蹙起秀眉。

“是你打昏我，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打昏？你是说有人把你打昏了再把你送到这里来的？你不是自己跑来的？”林栋问。

“我就猜不是你，你看来对我没有敌意。”天爱点头赞许自己的直觉。“我叫孟天爱，你呢？”“林栋。”林栋将他的目光小心的放在她的颈部以上，即使没有非分之想，对着一个姑娘家的裸体仍是非常不合宜的。“这是哪里？”天爱问着，想起身下床。

林栋见状，忙出声阻止道：“姑娘，你还是穿好衣服再下床吧！”“衣服？”天爱闻言，低头一看，似乎才发现自己未着寸缕，往四周看了看，耸耸肩道：“很显然抓我来的那个人把我衣服给丢了。”林栋被她无谓的态度给愣住了，就算是青楼的姑娘，在陌生男人面前裸着身子也会有些微不自在，这个孟姑娘怎么一点也不在意似的？他会不会让她的外表给误导了？“姑娘看来似乎很习惯在男人面前裸体以对？”敏感的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天爱不解的将头靠在膝上，歪着头看他。

“你们外头的人真的很奇怪耶！情绪就像沙漠的天气一样，让人捉摸不定，明明前一刻还晴空万里，下一刻风暴就来了。我还以为只有聂长天是这样呢！想不到你也是。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突然对我有的敌意？”“你认识长天？”“你也认识他吗？”天爱惊喜的道。

“我和他是好兄弟，你呢？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天爱张嘴欲言时，聂长天搂抱着其它女人的画面突然闪过脑海，她落寞的低下头。

“我也不知道我和他是什么关系。”久历情场，林栋看她的表情也猜得到是怎么回事，只是长天是在何时何地结识她的？他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你是天香院新来的姑娘？”林栋猜测的问。

“天香院？那是什么地方？”“那是……没什么，你是在哪里认识长天的？”“在他家呀！他从沙漠把我救回家……”“你是那名奸细！”林栋恍然，“你不是受伤了吗？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我不是奸细，而且我也不是自己跑到这里来，是有人把我打昏带来的。”天爱抗议道。

“抱歉！我一时忘了。”林栋不经意的目光瞥见她因激动而由黑发下露出的肌肤时，忙转开视线，“呃，孟姑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拿件衣裳借给你吧！咱们这个样子说话，实在是有点奇怪。”“会吗？我以前常和我娘这样说话呀！”“你娘和你都是女人没关系，可是我是男人，你不该让除了丈夫以外的人看见脸部以外的地方。”林栋有点头疼的说，要情场浪子的他说这些话还真是难为他了呢！连他都不相信他会有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啊！原来你是男人？”林栋闻言，差点跌跤，他哪里不像男人了？“你这是在侮辱我吗？”“啊？”天爱满脸不解，她什么时候侮辱他了？“算了！要我出帐让你穿衣服吗？”他将衣服递给她。“你会穿男装吧？”天爱接过衣裳，看了看后，问：“你有长布条吗？”“长布条？做什么用的？”林栋又走向角落的衣箱找着。

“绑胸部用的。”天爱照实的回答，差点又让林栋跌进衣箱。

“怎么了？”“没什么。”林栋摇头，翻着一条上回骨折时用来里伤的长布条，记得服侍他的小兵帮他洗净收在箱内。

找到后，林栋很快的退出帐，留给天爱隐密的着衣空间。同时，命人去通知聂长天天爱在此的消息，并盘查站岗的卫兵，清查有谁进出他的营帐，希望能找出可疑的人物，进而追查出内奸。

至于孟天爱这个令他头疼的姑娘就交给聂长天去伤脑筋好了，再教育她下去，难保他下次去天香院不会有罪恶感。这种圣人的工作还是聂长天比较合适。

就不知长天对她是怎么一个看法了？仍当她是奸细？还是……呵呵，以长天那天得知她被刺的消息的表现，应该不是没有什么才对！那朱颜也已进了门，这下大概会有好戏看了才是。他等着看就是。

眼下要紧的是，他得尽快揪出那个该死的内奸，替那些被出卖的弟兄们报仇雪恨。

由于林栋的口信并没有说明天爱出现在军营的原因，所以原本因为她的失踪而心急如焚的聂长天，接到消息后，立刻变得怒火冲天。他刚想试着相信她，她就迫不及待的露出狐狸尾巴了？来到军营，他直冲林栋的营帐，铁青的神色吓坏在帐外守卫的士兵。

“没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进来。”“是，将军。”卫兵对着帐门回答，因为聂长天已经飙进营帐里了。

对聂长天狂风一般的闯入，天爱的反应先是惊愕，接着是一阵欣喜，在

陌生的地方看见他，就如同看见亲人一般高兴。

“聂长天，你怎么会在这里？”她绽开笑颜，满脸的惊喜表情。

“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聂长天无视她灿烂的笑颜，冷着脸问，愤怒的表情全隐藏在冷脸下。

“有人把我打昏，等我醒来就在这里了。你不要问我是谁，因为我不知道。

那人是从背后偷袭我的。”“你以为我会相信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昏迷的你运进来，而没有任何人发现？”“为什么不相信？事实如此啊！不信你可以问林栋嘛！他发现我的时候，我正昏迷在他的床上，他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实话。”“你躺在他的床上？”聂长天危险的眯起眼，注意到她身上过于宽大且眼熟的男人衣裳。“你竟然跳上林栋的床！”“不是我跳上他的床，是有人把我摆在他的床上。”天爱没有听懂聂长天话中的辱意，单纯的纠正他。

“这么说，也是有人费事的趁你昏迷时，帮你换上林栋的衣裳了？”聂长天冷哼，压根不信她。

“不是，这衣服是我醒来后自己穿的，那个打昏我的人，只是脱光我的衣服而已。”“你脱光衣服躺在林栋床上！”聂长天体内涌起了想杀人的欲望。

“是啊！”天爱点头。“你是不是不舒服？你的脸色好难看。”“他碰了你？”聂长天下颚咬紧。

“碰？”天爱蹙眉想了一下，林栋拿衣服给她时，是有碰到她，“应该有吧！”本来在帐外听得津津有味的林栋，这时可顾不得看戏了，连忙推开挡住门口的守卫闯进去为自己辩白。他可是很君子的控制住眼球，没让它乱瞄耶！

“大人冤枉啊！我发誓我连她一根小指头都没碰。”林栋夸张的喊屈，心中则偷偷咋舌，哇噢，长天的脸色真的不是普通的难看耶！这时候没必要坦承自己曾经小小的“碰”了她香肩一下，做人太诚实有时候会死得很难看的。何况他也没说谎，他是真的没碰到她的“小指头”。

“你有呀！你拿衣服给我的时候，有碰到我的手指耶！不只小指，整只右手都有碰到哦！”天爱插嘴道，以为林栋没注意到而出言提醒他。

聂长天杀人的眼光扫射过来，林栋立刻往后跳了半步，嘴里嚷：“嘿！姑奶奶，你别害我。长天，我只是好心拿衣服给她时，不小心给她碰了那么一下，她不说，我根本就没印象，我说的是真的。”“我不是你的姑奶奶，你叫错人了！”天爱又道。“而且我并没有害你。”林栋一掌拍上自己的额头，既好笑又好气的叹了口气。

“闭嘴！”聂长天不悦的斥道，林栋是他的好兄弟，他当然信得过他的话，只是得知她赤裸着身子躺在林栋的床上，他心里头就是不舒服。

“我又没说错，我本来就不是他的姑奶奶。”天爱不满的嘀咕。

聂长天的眉头锁得更紧的瞪视她。林栋则是不解的看着她，和天爱短暂的谈话中，他了解她是非常直率天真，但是相对的，她对人的情绪也有着动物般的敏锐直觉，而以聂长天现在这么显而易见的愤怒，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来，她不可能毫无所觉才对呀！

林栋决定她是不明白长天怒火的可怕，长天并不常让怒气上脸，通常只要他冷着脸瞪视，就足以让底下的士兵心惊胆战的手脚发软了。

“长天，全营上下没有人知道她是何时被送进来的，你怎么想？”林栋插入他们，知道此时唯有公事可以成功的转移长天的注意力。

“内神通外鬼！”“我也是这么想，而且我觉得事有蹊跷，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事的把孟姑娘弄进我的营帐？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不就是美人计，还会有什么？”聂长天的脸又沉下数分。林栋暗叫声惨，自己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笨哪！

倒是天爱闻言，反而喜不自胜，就见她笑颜逐开的看着聂长天，眼神充满期待。

“美人计！你的意思是，你认为我是美人？”林栋呻吟了，这妮子到底清不清楚事情的严重性啊？被当成奸细是会被砍头的耶！

“长天，我不认为孟姑娘是敌方派来的奸细。”“林栋，我好高兴哦！你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耶！”天爱冲向前给林栋一个感激的拥抱，“有人相信的感觉真好。”未料她有此一举，林栋措手不及的被抱个正着，又不好推开她，只好硬着头皮面对聂长天凌厉的目光，无辜的笑，全身动都不敢动一下，深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天爱察觉到林栋的僵硬，很快的放开他，她想，林栋是那种不习惯和人有亲密接触的人。她很快的道歉。

“对不起，我太高兴了，所以才会一时忘形。从刚才你拿衣服给我时还刻意站得远远的情况，我就应该看出你并不喜欢和人有身体上的接触，真是对不起，冒犯你了，你会原谅我吗？”林栋除了点头，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反应。头一次有女人为了向他“投怀送抱”而道歉，他是真的给愣住了。

聂长天则是莫测高深的望着天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们出去谈。”他丢下话后，率先走了出去。

## 第五章

也不知道两个大男人谈了些什么，天爱跟聂长天回到别馆后，居然莫名其妙的变成聂长天未过门的妻子了。

一路上，聂长天甚至连向她提一下都不曾，事实上，他是一路沉着个脸带她回来的，连话都没跟她说一句，直到进门后，他就这么突然的宣布了她的新身分，还给她一个不准她反驳的警告眼色。

若不是他箍在她腰间的铁臂勒得他差点喘不过气，她因而看见他不善的神色，并敏感的察觉他此举背后有着某种特殊的原因，她真会当着众人的面拆他的台呢！

她其实是不懂得察言观色的，但对无形的敌意却能敏感的感受得到，一如现在，在满屋子的讶异和惊愕中，她就察觉到在自角落的一抹强烈的杀意，让她起了个寒颤。

她很快的抬眼想找出杀气的来源，望见的却是一张她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脸，这就叫美人吧！

“她是谁？”半是惊叹，半是纳闷，天爱问身旁的聂长天。她为什么对自己充满了敌意？聂长天随着她的目光望去，露出一个笑容。

“她是朱颜。”他朝朱颜招招手，要她过来，“是该介绍你们认识认识。”“将军。”朱颜来到他们面前，优雅的福身招呼。

“颜儿，你来得正好，我才想派人去请你呢！”“将军有事吩咐颜儿？”  
“嗯！我想请你帮我照顾天爱，她对这里不熟，我又得回军营，没办法时刻陪在她身旁，有你陪着她，我会比较放心。”聂长天边说边用宠溺的眼神看着天爱。

“我……”天爱想抗议，腰间又传来一阵疼，她立刻识相的噤声。这人的手臂是铁做的不成？“颜儿知道了，颜儿会好好照顾孟姑娘的。”天爱愈看愈觉得她那件衣服眼熟，想了一下，“是你！”是她在花园里看见的那个埋在聂长天胸前的那名白衣女子。因为被打昏抓走，她倒忘了有这回事了。

现在想起来，也连带记起自己本来打算对聂长天示爱的事。

“孟姑娘认识我？”朱颜淡然的神色闪过一丝紧张。

聂长天亦眯起了眼睛看着她。

“不是你，是这件衣服。今天早上，和聂长天在花园的是你没错吧？”“没错！”朱颜的紧张消失了，又恢复一贯的淡然。

天爱还想再说什么，聂长天已经搂着她往他的主厢房走，并要人将她在客房的用品全搬进主厢房内，他甚至没向朱颜说一声，掉头就走。

被拥紧的天爱虽然没办法回头，但由脊椎骨泛起的寒意，她清楚得感觉到背后的那股杀气正直射向她。

天爱实在很疑惑，到底是外头的人崇尚血腥，还是她特别倒霉。为什么她不是被刺，就是被抓、被关呢？她什么都没做啊！

“我们需要好好谈谈。”一等腰间的铁臂离开，天爱马上对聂长天说。

“当然。”聂长天同意道，他径自选了张椅子坐下，然后才用下巴指指他对面的椅子，“你也坐。”他说话的口气仿佛她是他的部属。

天爱没有对他的口气表示不满，她依言坐下，迫不及待的提出她的疑问。

“你为什么要那个朱姑娘陪我，难道你看不出来她讨厌我吗？”“颜儿对人一向是冷冷淡淡的，她不是针对你。”“那不是冷淡，是敌意，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但是她对我的敌意是真的，我不要她陪。”“这事没得商量，你非得和她相处不可。”“为什么？”天爱不满的问。

“如果你真如你说的那么清白，就照我的话做，还有，关于你是我的假未婚妻之事，不准你泄露给任何人知道，你必须假装得很爱我这个未婚夫，明白吗？”“我本来就决定最爱你，干嘛假装？”天爱不解的反问。

“你爱我？”聂长天没料到她会突然这么说，错愕了一下，才察觉她的语病，“你决定最爱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生中除了爹娘之外最爱的那个人呀！今天早上我本来就想告诉你的，可是看见你抱着朱姑娘，心里头觉得怪怪的，才转回头想回房，就让人给打昏了，所以才会一直拖到现在才告诉你。你呢？”天爱说完，满脸期待的看着聂长天。

“我？我什么？”“你也爱我吗？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当然是爱我的嘛！不然你为什么要娶我？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先知会我一生的，你知道，一开始，我还真被你吓住了，忽然就向大家宣布我是你的未婚妻。”天爱抱怨着，然后又嫣然笑道：“不过，没关系，娘跟我说，有时候爱总是会让人做出傻事，我不会怪你的。”聂长天直觉想否认她愚蠢的认定，继而一想，就让她这么以为好了，这会有助于计画的进行。而且证明了她并非敌方奸细，

自己夺走了她的清白，自然得对她负起责任。

是的，他对她有责任。聂长天找到不强调“假”未婚妻的理由，便很自然的由着她这么认定了。

“为什么决定是我？”聂长天不想问的，但话就这么脱口而出了。

“因为你让我全身火热！”天爱理所当然的回答，完全不懂得要害羞。“我娘说，当我碰见一个我会渴望他的拥抱、亲吻、碰触的人，而那个人会让我火热得像要融化了一样的话，就表示我爱上那个人了。”“我让你火热？”聂长天室声道，他觉得自己全身忽然间热了起来。

“是啊！难道你不觉得吗？昨晚我几乎融化在你怀里，你不知道吗？”天爱忽然瞪大眼，眼底满是忧虑的问：“是不是我没有办法让你火热起来？”聂长天没有回答，他已经全身火热的口干舌燥了，她居然还问他是她没有办法让他火热起来？他怀疑她要再有办法的话，他可能会被烧死。

“聂长天，你……”天爱觉得好难过，她垂下头，丧气的说：“对不起，我恐怕不能嫁给你了。”“什么？”忙着和自制力作战的聂长天没有听清楚她低喃的话。

天爱吸口气，抬起头面对他，“我说，我不能嫁给你。如果我无法让你火热，我就不该嫁给你。”由她认真的神情，聂长天发现她是说真的，而且她看起来像要哭了。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他的声音因强忍的欲望而沙哑，不解她言行开放得像豪放女，为什么有会纯真的看不出他的炽热？“认为什么？”天爱用有气无力的声音问。

“认为你没有让我火热？”“你有吗？我真的能让你火热？”天爱的脸亮了起来，“是真的吗？你没有骗我？”聂长天摇头。

“太好了，我最爱你了。”天爱兴奋的扑向他，亲吻着。

聂长天的自制力也只能维持到这里了，他没有让她在一吻后退开，他紧拥住她，将她困在他的两腿之间，同时加深的这个吻。天爱在他的吻下，身体立刻火热起来。她张开唇迎进他的舌，热烈的和他缠绵起来。

“聂长天，你又让我火热起来了。”天爱在他终于离开她的唇，移至她的耳畔时喘息道，她的双腿颤抖，脸颊因热情而发红，双手则紧紧交叉在他的颈后。

聂长天突然抱起她走向内室，将她放在他的床上后，自己的身体很快的覆在她身上，让她感觉他的炙热。

“你也让我非常火热。”告诉她，然后，他的唇又覆住她的，双手开始在她身上游移，熟练的脱掉她身上教他看了十分碍眼的男装。

“以后不准穿别的男人的衣服。”他将林栋给她的衣服和白布条丢到床下，决定丢了它们，他不准她再穿它们，也不准林栋或其它男人穿她穿过的衣裳，她的身上只能有他的气息，她的味道也只有他能闻。

话出口，他随即愣住了，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对她产生这么强烈的占有欲？天爱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在他停止动作后，她转为主动，开始攻击他的衣服，一双小手成功的抚上他裸露的结实胸膛时，她发出满足的赞叹，并趁他不注意时，抱住他翻转，改为自己在上他在下，然后俯下身，学着他曾对她做过的，由上而下的舔吻他。

她生涩的完全没有技巧可言，可是当她张嘴含住他胸口的突起时，他差点忍受不住而失去控制。

他狂猛的抱住她翻身，让自己置于她两腿间，他的唇急切的吻住她的唇，一手往下探视，在触及她的潮湿后，他立刻迫不及待的进入她。

天爱抬腿环住他的腰，热情的迎接他，让他更为之疯狂，他完全失去了控制，以着前所未有的热切在她身上驰骋起来……狂猛的热情让他们很快的在彼此的身上得到最终的解放，当她的第一次战栗传来，他也同时登上了极乐的顶峰，而他甚至来不及离开她，事实上，他连想都不曾想起该离开她。生平首次，他让他的种子留在女人的身体里面。

“嗅嗅，嗅嗅……”天爱在花园的树林里叫着被自己遗忘许久的玩伴，从她受伤后，她就不曾再见过它了。

“嗅嗅，你别生我的气嘛！快出来呀！你再不出来，我可要生气喽！”叫了一个时辰，连个影子也没瞧见，天爱有些不高兴了，“我知道是我不对，可是我受伤了呀！怎么来看你嘛！你好手好脚的，为什么不会自个儿来找我？快出来啦！”

我数一二三，你不出来，我以后都不理你了哦！一，二，三！”“我真的不理你了哦！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哦，一……二……三——”“孟姑娘，你在干什么？”赫！正打算撩起裙襖上树的天爱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吓得差点跌跤。

“是你呀！”天爱拍着胸口惊魂甫定，从聂长天宣布她是他的未婚妻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本来不怎么理她的总管大叔突然就盯上她了，一下子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能做的，要是让他知道她想爬树，不被抓去念上个把钟头才怪！

天爱干笑的放下裙襖，“我没在干什么呀！你可别去向总管大叔告状哦！”“告状？你做了什么事吗？”朱颜道。

“这我可不清楚，反正不管我做什么，总管大叔都不满意似的，老是说什么将军夫人不该这样，将军夫人不该那样，连我穿的衣服他都有意见，硬要我穿上这种别扭又不方便的衣服，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天爱耸耸肩道。

“听起来你似乎很讨厌聂总管？”“讨厌？不会呀！我为什么要讨厌他？”“他这么嫌弃你，你都无所谓？说什么他也只是个下人，要嫌弃可也轮不到他，是不？你为什么不为将军告他一状？以将军近日宠你的程度，一定会为你作主的。”天爱纳闷的看着朱颜脸上一闪而过的嫉恨，“你很讨厌我？”朱颜没料到她会直言不讳的当面问这个问题，刻意示好的脸上不免难堪。

“孟姑娘何出此言？朱颜自问并没有对孟姑娘失礼的地方，孟姑娘这么说，是想让朱颜在将军府待不下去吗？”“为什么你讨厌我，就不能在将军府待下去？”“孟姑娘，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朱颜是将军的侍妾，若不见容于你这位未婚妻，一旦你和将军拜了堂，哪还会容许朱颜继续留在将军府里？”“你是聂长天的侍妾？”天爱不敢置信的瞪大眼。

“你不知道？”朱颜看向她大受打击的脸，唇微微一扬，机会来了，“我服侍将军六年了，若不是将军这些年对我情深意重，我不可能点头答应进将军的门，我没有想到的是，将军也和一般的男人一样，喜新厌旧，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男人呀！一旦到了手，总是不懂得珍惜。家花哪有野花香

呢？”“难怪你会讨厌我，我现在也非常讨厌你。”“你错了，这不叫讨厌，这叫嫉妒。你以后会习惯的，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将军会只娶一房妻妾吧！身为元配，你若是没有容人的雅量，以后会很痛苦的，劝你还是早日习惯得好。”朱颜幸灾乐祸的道。

天爱失魂落魄的往她和聂长天的房里走，聂长天有侍妾的事实让她的心突然缺了一个好大的洞似的，空空洞洞的，她什么也无法想，朱颜后来说了什么，她根本听不进去。

她脑海里只有一在重复着：他有别的爱人、他有别的爱人……

聂长天脸色铁青的怒视被人从天香院押回来的林栋，将手里的密函丢到林栋脸上。

“你有什么话说？”“说什么？好不容易休假，去温柔乡转转也有事？这什么东西？”林栋漫不经心的拾起掉落地上的信函，抽出里头的信，一看之下，脸色大变，“见鬼了，这东西是打哪冒出来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居然是你，难怪你始终查不出内奸的身分，若是没有发现这封密函，我还真差点信了你，冤枉了孙副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聂长天痛心的质问。

“这封信是假的。”林栋大声喊冤。

“官印是你的，字迹是你的，就连被拦下的信差也一口咬定是你，林栋，你以为我还会信你？”聂长天冷酷的眼闪着杀意。

“如果当我是兄弟，就该信我。这分明是有人要陷害我，你看不出来吗？”

“哦？你不会又想说是孙副将想陷害你的吧？”聂长天冷笑道。

“不无可能。”“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狡辩？若真不是你，那名信差为什么会矢口坚称是你？你知不知道为了怕冤枉你，我用了多重的刑？”“信差呢？叫他出来，我要跟他对质。”林栋气道。

“受不了刑求，咬舌自尽了。”“为了扳倒我，牺牲一名士兵，是算不了什么。长天，这么明显的栽赃手法，你不会真这么容易被唬了吧！兄弟这么多年，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就是因为太相信你，才会让你蒙蔽了那么久。如今你再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你了。你省省口舌吧！来人哪！将这个通敌叛国的卖国贼押出去斩了！”“你就这么定了我的事？”林栋不敢置信的问。

“拖下去！”聂长天闭上眼沉声喝道。

“是！”一旁待命的士兵连忙应声，包围住林栋，“得罪了，林副将！”“想不到咱们同生共死的交情居然抵不过一封假密函，长天，你让我非常失望。”

“比不上你给我们大伙儿的绝望，林栋。”闻风赶来的孙培德嘲讽的接口。

“孙培德，你别得意，我不会让你的诡计得逞的。”“你想拒捕？”“我不会为了自己没做过的事傻傻得送上一条命。失陪了，各位。”林栋话没说完，人已经向上飞掠，冲帐而出。由于事起仓卒，等众人回过神，破了顶的帅帐内只剩下原先包围林栋的士兵，林栋，孙培德早不见踪影。

众人面面相觑，惶恐的看向聂长天，不知如何是好。

“下去吧！”聂长天挥挥手下令。

“将军，不需要属下们去追捕林栋吗？”一位士兵大着胆子问。

“你是哪一营的士兵？”聂长天厉眼扫向他。

“启禀将军，属下是前锋营第一小队的小队长。”“你自认功夫比得上孙副将他们？”聂长天冷笑问，意有所指的瞄了眼开了洞的帐棚。

“孙副将武功高强，属下及不上他的万分之一。”“那就别去碍手碍脚，太闲的话，就把帅帐修一修，我相信凭孙副将的能力，绝对有本事将林栋缉拿回来的，除非是我太高估他了。希望他别让我失望才好。”“孙副将能力卓越，请将军放心，他一定会将叛将林栋捉回来让将军处置的。”“希望如此！你们把这里整理整理，我到林栋的营帐看看，孙副将回来，请他到那里来见我。”“是。”走进林栋的营帐前，聂长天遣走守在帐前的卫兵，要他们去守卫他的帅帐，不要让敌人的奸细有机可趁摸走重要的文件，他这么嘱咐卫兵。

两名卫兵领命而去后，他立刻闪身入营帐。

“你的好意我是很感激，但是放水恐怕会引起那家伙的疑心，你还是照计画派大队人马追捕我比较好吧？”林栋大刺刺的坐在营帐前，对踏进来的聂长天道，身上已经换上了夜行衣。

聂长天瞪他一眼，“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开玩笑？等孙培德无功而返，我会立刻发出通缉令，到时你就是货真价实的逃犯，除了我可没人知道你的清白，你自己好自为之。”“放心，没什么我处理不来的。”“别玩得太过火！”聂长天无奈的叹气，看林栋兴致勃勃的样子，就知道这家伙的玩兴又发作了。

“我尽量就是！”林栋笑嘻嘻的说。“还有什么交代没有？”“……离她远一点！”聂长天犹豫了一下，终于说道。

“那可不成！我还计画要带着她逃亡呢！”聂长天不悦的瞪他，“这不是我们原先的计画。”“我知道，可是你想想，如果我以敌方奸细的身分去刺杀她，指明要杀的是你的女人，她如果真是敌方的人，还会不表明身分吗？这可要比暗中调查有用多了吧？”“那又何必带着她逃亡？”“唉，万一她是那种谨慎的人呢？我带着她当人质，让她亲眼看着我被追缉，她自然会相信我是敌方的人，当然就会表明身分，要我放了她，不要阻碍她的任务。”“你不是相信她是清白的吗？”聂长天冷眼看他。

林栋耸耸肩，“我相信呀！可是你不信啊！是你要我调查她的耶！我只不过奉命行事罢了，难道你改变主意了？”“没有，就照你的意思做吧！”聂长天绷着脸道。

“我会顺便试试朱颜。”林栋说。

“随便你。”“你这是相信她，还是根本不在意？”林栋扬起一边眉一边问。

聂长天不理睬他的调侃。

“我给你七天的时间，七天后，我要拿到确切的证据。”“嘿！不是说好十天的吗？”林栋抗议。

“现在改为七天了。”“这太狠了吧？”“快走吧！再不走，等孙培德转回头，麻烦就大了。”聂长天准备走人了。

“你自己小心。”聂长天嘱咐。“彼此彼此。”林栋说完，蒙上布巾走了。

## 第六章

没又惊骇，没有尖叫，朱颜的反应教拿刀抵住她脖子的蒙面人愣了一下，随即眼底闪过一抹精光。

“你就是聂长天从沙漠里带回来的那个女人？果然是个美人，难怪聂长天会破例让你住进他的别院，连我看了都心痒不已呢！这么娇滴滴的大美人不享受一下岂不是太可惜了，你说是不是啊，大美人？”蒙面人色咪咪的摸了朱颜的脸一把。

“是谁派你来的？”朱颜满脸厌恶的问。

“这问题等你服侍得我满意了，我再告诉你，大美人。”蒙面人又摸她的脸一把。

“走吧！大美人，我们找个隐密的地方享乐去。”“是龟兹派你来的？”朱颜冷冷的问。

“看不出你这大美人挺有脑子的嘛！”蒙面人称赞道。

朱颜冷笑，“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女人，你找错人了。”“大美人，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吗？你未免太天真了吧？就算你不是我要找的人，我也不会放过像你这样的大美人，你还是死心跟我走吧！如果你服侍得我满意，或许我会舍不得杀你，考虑留你下来也不一定。”这回蒙面人的毛手更过分的欺上她的臀。

“放肆！”朱颜怒喝。

“放肆？哈哈，你以为自己是将军夫人呀？就算是好了，我可一点都不放在眼里，聂长天的将军职位在我们龟兹眼里是屁也不值的，你不明白吗？能让他带上绿帽子，我可是会成为咱们龟兹的大英雄哦！对了，我怎么没想到，等我尝过之后，如果不满意，我可以把你送到军妓营里，让大伙儿开开心，将在聂长天那儿受的窝囊气全发泄在骑他女人身上，多爽呀！就这么办。嘿，大美人，你可得想清楚，是要当我一个人的女人，还是喜欢大伙儿一起来，全看你的表现了。”蒙面人轻佻的手在朱颜的臀上留连不去\*朱颜的俏脸气得煞白，若不是怕架在脖子上的刀划伤脸，她肯定赏他一巴掌，“你要捉的人在聂长天这的主厢房。”“是吗？”蒙面人嗤笑，毛手已经打算伸进她的衣服里。

“住手，不准你对我无礼，我是高昌国的香公主。”蒙面人的动作停顿住，“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有龟兹王给我的令牌为证。”“在哪里？”“就在我身上。”“身上哪里？”“我拿给你看。”“别动，你别想要耍计，告诉我在哪里，我帮你拿。”蒙面人的刀往下陷了几分。

“你……在我的里衣内。”朱颜气愤的道。

蒙面人扬了扬眉，“好吧！谅你也使不出什么花招，你自己拿吧！”“你别过脸去。”朱颜命令。

“就这样拿，我警告你别耍花样，我手上的刀可不怎么长眼。”“等我见到龟兹王，非要他剥了你的皮不可。”朱颜咬牙切齿的道。

“快点，我这人没什么耐性。”朱颜在他的威胁下，不得不在他面前宽衣解下她缝在贴身衣物内的令牌。

蒙面人在接过令牌仔细看过后，才放开她，“香公主，失礼了。”“哼！”朱颜冷哼，别过身子整理自己的衣服。等穿好后，她冷脸下令：“捉到那个女人后，不要杀她，就照你刚刚说的那样，送到军妓营里去。”“知道了，我走了。”望着蒙面人往主屋方向逸去，朱颜美丽的脸上浮起一抹冷酷的微笑，敢抢她的男人，就得付出相当的代价，死，太便宜她了。

天爱一见到蒙面人出现，立刻呻吟出声，这些人怎么没完没了的，老是要找让她呢？不过眼前这个杀手好象跟前面两个不一样，感觉不出有丝毫的敌意。

对视了一会了，蒙面人突然丢给天爱一把剑，“接着。”一等天爱接过剑，没让她多想，蒙面人随即展开攻击。

一剑刺来，天爱很自然的举起手上的剑抵挡，练了十几年的功夫顺手使将出来，这才恍然原来功夫是可以用来救命的，而不是光可以拿来捉猎物 and 捉迷藏而以。

真好玩！比起自个儿练功有趣刺激多了。天爱想着，手里已经和对方过了十数招。

因为对方的攻势并不凌厉，天爱虽然经验有限，攻守之间倒还有模有样，两人竟像在练功切磋武艺一般，没有半点拼命的样子。

天爱使着剑招，玩得不亦乐乎！正乐得想施展另一套剑法时，有人插入他们之间，用剑逼退了天爱后，接手了她的位置，两名蒙面人竟然对上了。

天爱莫名所以的看着两个同样装束的黑衣蒙面人，完全弄不清楚眼前是什么情况？“喂，你们在干嘛？你们的目标应该是我才对吧？”天爱奇怪的问在场中的两人，不怎么能理解他们打起来的原因。

两人闻言，手上的动作同时顿了一下，第一个蒙面人向后来出现的蒙面人眨了下眼后，突然就突兀的收回剑招，纵身一跃离开了现场。

留下来的蒙面人并没有如天爱猜测般攻向她，反而在看她一眼后，随着先前蒙面人离去的方向逸去。

从头到尾，天爱就搞不懂这两个蒙面人出现在她这里的目的何在。

他们是来找她玩的不成？天爱疑惑的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发愣的想。

“出了什么事？”满脸惊慌的聂总管带着一群男仆匆匆赶来。“我听到打斗声，是不是刺客又出现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刺客？不过他们已经走了。”天爱告诉如临大敌的众人道。

“他们？孟姑娘，你的意思是来的不只一个人？”聂总管大惊失色。“这怎么得了？我得快点通知将军才行，这万一你有个什么闪失，可怎么办才好？”“我没事的，你别担心，总管大叔。”天爱若有所思的望着蒙面人逃逸的方向。

“要等真的出事，一切就来不及了。今天来了个两个，难保明天不会来更多个，不提防点不行。”“可是我不觉得他们有恶意啊！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身形好熟喔！尤其是后来的那个蒙面人，他的眼神好象聂长天耶！总管大叔，你会不会是聂长天在跟我玩啊？”天爱愈想愈觉得那个后来的蒙面人是聂长天，那凌厉的眼神和全身散发出来的气势，该是他没错！

“孟姑娘，将军不可能开这种玩笑的。”聂总管正色道。

“可是……”“孟姑娘，你可能是惊吓过度了，请你回房歇息吧！我会派人在你房外守着，请不必担心。”聂总管打断天爱的话，说道。

天爱迟疑的看了他一眼，不明白自己又说错什么了，不过看总管大叔皱眉的样子，肯定是她又不自觉说了什么不符合将军夫人身份的话，看来她还是闭嘴的好，免得又要被总管大叔叨念一堆她怎么也搞不懂的规矩。至于那

个蒙面人是不是聂长天，等聂长天回来时再问他，不就得了？她犯不着现在伤脑筋嘛！

她还有更重要的要想呢！

“你到底想干什么？”聂长天神色不悦的瞪着笑的满脸得意的林栋。

“老兄，放轻松点嘛！不这样，七天我哪探得出什么东西啊？”看聂长天仍凶狠的瞪着自己，林栋心虚的道歉，“好吧！我承认我是做的过份了些，可是我也是不得已的呀！当时朱颜的态度摆明了她有问题，可是却是怎么也不肯松口，迫不得已只好出此下策，顾不得朋友妻不可戏了，如果你是因此而生气的話，我向你道歉。”“这件事我不怪你。”“不怪我？我调戏你的侍妾耶！你不在乎？”“她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不是吗？”聂长天无情的说。

“是这样没错，可是她跟了你六年，你又已经将她接进府里住了，虽然还没拜过祖先，她也算是你的人我说什么也不该无礼的。”“敌人就是敌人，就算是我的人也一样。算起来，你还立了个大功，如果不是你，我怎么也料想不到朱颜会是敌人的奸细。”想到她要林栋将天爱送进军妓营，他就仁慈不起来。

不是为了这个？林栋疑惑了一下，随即灵光一闪，恍然的拍了自己的脑门一下，“你不是为了我出手试天爱的事生气吧？我出手很有分寸的。”聂长天当然知道以林栋的功力不会真的伤了她，如果她真的没有武功的话，林栋绝对会及时收回攻势。可是知道是一回事，当他看见林栋来势汹汹的攻向她时，他仍是忍不住现身了。

“我不记得你有说过要这样试她的。”“临时起意嘛！我也没想到会一试中的，我也很惊讶她居然会武功，而且功力不弱，要想伤她并不是件易事。”

“这么说，你开始怀疑她也有可能是奸细了？”“我还不确定，她的表现像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以她的身手会让刺客刺成重伤，还轻易被俘至我的营帐，却声称什么都不知道这两点，她的确很可疑。”聂长天沉默了半饷后问，“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你呢？如果她真的是奸细，你打算怎么做？”林栋反问，当了他多年的好友，他自然感觉得出长天对孟天爱的特别。

聂长天面无表情的盯着他，“我说了，敌人就是敌人，就是我的人也一样。”一早被冷醒，天爱才发觉自己趴在桌上睡了一整晚，而等了一夜的人显然没有回来，否则不会任她就这么趴在桌上过了一晚。

活动了下全身酸痛的筋骨后，天爱拉开房门打算回自己房里好好的睡上一觉。

拉开门，眼前的景象不只赶走了她的睡意，还让她心痛得几乎没办法呼吸。

她傻傻的看着他们，无法行动也无法思考，只是愣愣的瞪着聂长天亲吻朱颜。

好一会儿后，他们的唇终于分开了，可是接下来聂长天竟然拥着朱颜往她走来，无视天爱惨白的脸色道：“咦？你在我房里干嘛？从现在起，这间房是我和颜儿的新房，没事的话，你别来打扰我们。”房间门很快当她的面关上，在合上前，天爱看见埋在聂长天怀里的朱颜抬起脸来，对她露出胜利的笑容。

原来这种蚀骨的心痛就是嫉妒！

天爱在恢复神智后，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何时竟已回到自己的房间。

等了一夜的答案，不待她问出口，聂长天已经回答了，也替她做了决定。

她原以为自己或许可以不在乎聂长天娶了几房妻妾，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就幸福了。

可是她错了，在亲眼看见了聂长天搂着朱颜的景象后，脑海的想象成了现实，她才知道自己想的太天真了。

她的心好痛！

她不要再留在这里了，不要再看见聂长天抱别的女人，不要看见他吻别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天爱突然片刻也待不下去了，她跳起来，像背后有恶鬼追她一般往外就跑……天爱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当她发现时，她已经站在外头的街道上了。

望着清清冷冷的陌生街道，天爱忽然起了无所适从的茫然，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天爱，你在这里干什么？”正当天爱不知道要如何是好时，有人叫住她漫无目地的脚步。

“林栋，是你！太好了。”天爱一脸见着救星般的惊喜表情。

“你怎么大清早一个人在外头闲晃？长天那家伙呢？他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出来？”林栋走近她问。

“聂长天在他家。”天爱闷闷的回答，一想到他亲吻朱颜的那一幕，她心里就一阵绞痛。

“怎么了？是不是长天欺负你了？要不要林栋哥哥帮你出出气啊？”“不用了，谢谢你，聂长天并没有欺负我。”天爱摇头，聂长天是真的没有欺负她，他只是有另外的爱人罢了。“林栋，我问你，你们外头的人三妻四妾真的是很平常的事吗？”“外头的人？”林栋纳闷的皱眉，“为什么你会用这种说法？你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知道就好了。”天爱难过的说，她好想回家。

“你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林栋怀疑的看着她。

“我只知道应该是在沙漠的某个地方。”“就算是绿洲，也总会有个名字吧？”“名字？有吗？我没听爹娘提起过耶！是不是没有名字我就回不了家了？”天爱一脸的担忧。

“你可以循原路回去啊！”“可是我就是因为迷了路，才会被聂长天救回来的。”天爱哭丧着脸说，她不会就此回不了家，见不着爹娘了吧？早知道会这样，她说什么也不会踏出家门半步的。

尽管怀疑她的说词，林栋仍然见不得她泫然欲泣的模样，放缓了语气，问：“你爹娘叫什么名字？”“我爹叫孟霁元，我娘叫费季尧。你问这个做什么？”“我是想，说不定有人认识他……你说什么？你爹是孟霁元，你娘是费季尧？”林栋像吞了一粒大鸭蛋的张着嘴。

“是啊！你认识？”天爱兴奋的问。

“你娘是女人吧？”林栋问。

“是吧！”天爱不十分肯定的回答，到现在她还是分不太清楚男女之别。

“你们外头的人为什么老是这么在意人家是男是女？”林栋忽然想起他们第一次碰面的情形，难怪她会不在乎的在他面前裸裎以对，她根本没有男女的观念。

“你娘的……身体结构是不是……和你的……不太一样？”林栋问的很是尴尬。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真的认识我娘？那你知不知道我娘现在在哪里？”天爱迫不及待的问。

“我的天！原来传闻是真的，三舅真的和孟大侠在一起，还躲到边疆来了，难怪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快告诉我，他们现在在哪里？”林栋激动的问道。

“我如果知道，还用得着问你吗？”天爱失望的说，真是的，害她白欢喜一场。

“他们没有在你说的那个绿洲上？”“没有，我想他们应该还没有回家。”天爱摇头道。“通常他们出门，最快也要半个月才会回家。”“出门？他们去哪里？”“我就是不知道，才在这里发愁嘛！”“他们出门都不告诉你要到哪里去吗？万一你有急事找他们怎么办？”“他们又不准我出门，告诉我有什么用？而且，就算他们说了，我也不知道地方啊！”“算了，我会派人去找，我先送你回去。”“回去哪里？”天爱一脸戒备，“我不要回去聂长天那里。”“为什么？你不是说聂长天没有欺负你？”“反正我不要回去他那里就是了。”想到聂长天，她的心又开始痛了。

“那你想去哪里？”“我不知道。”“是因为朱颜？”林栋叹气，情况怎么愈来愈复杂了？唉！如果她真是三舅的女儿，算起来就是自己的表妹，说什么都该保护她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我的地方暂住好了。”“好啊！”天爱点头，只要不让她看见聂长天和别的女人亲热，住哪里都没关系。

“那，走吧！”“嗯。”

“你把她带到费家的据点去？”猝毒的厉眼扫射向黑衣蒙面人。“为什么？”“计画变更，她不能成为诱饵。”“哦？”“如果你想治我的抗命之罪，我没有话说。”“为什么？提出这个计画是你。”“我知道，但那时我不知道她是谁。”黑衣蒙面人回答道。“她是谁？”“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事关个人隐私和家族的声誉，在没有证实前，他不能信口胡言。“我只能告诉你，她对我很重要。”“你不会是爱上她了吧？”这是最有可能的情况。

“当然不是。”黑衣蒙面人郑重否认。

“是吗？”“别怀疑我，我只把她当妹妹看。倒是你，你弄清楚你对她是怎么的感情了吗？如果你不是认真的，就让她这么离开，未尝不是件好事。”

“她是我的女人，我不可能让她走的。”“就只是这样？”黑衣蒙面人叹了口气。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我只能给你一个忠告，如果你不是真心爱她的话，你是不可能留住她的。她的爹娘……唉！”

总之，趁她不在的这段时间，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关于那件事，看在她的份上，费家已经答应帮忙了，所以，没有她当诱饵也无所谓，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答案出来了。”“看在她的……她究竟是谁？为什么连你这

位表少爷都请不动的费家，会肯为了她出动？”“总之，事情很快就会有结果，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现在我什么也不能说，这是我答应费家的，我不能食言，就算你是我的好朋友也一样。”“这么说，她的确和龟兹没有关系了？”“是没有，有人来了，我该走了，你自己小心身边的毒花。”“我知道。”

## 第七章

“中原武林的四大世家中，慕容侠义仁厚、南宫温和慈善、唐门神秘难测，费家则低调隐世。”“既然隐世，怎么还当得上四大世家之一？”天爱的大眼写满了困惑，“世家”听起来就应该是历史久远，人口众多的样子，不是吗？“唉，你说的没错，以现在的费家，的确是担待不上世家之名。”说话的人是费家的费扬，垂头丧气的叹了一口气。“其实这四大世家之名，若不是唐门和南宫极力护着，早让人改为两大世家了。”“哪两大？”天爱好奇的问。

“就是唐门和南宫两大世家。”“那样对他们不好吗？”天爱有些搞不清楚。

“对他们当然好。”“那他们为什么不要？你们没有告诉他们，他们这样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吗？”天爱好是不解。

“困扰？谁告诉你他们这样会造成我们的困扰？”费扬皱眉问。

“本来就是啊！你们想隐世，他们偏要扯住你们，那不是困扰是什么？”天爱理所当然的说。

“小姐，你误会了。我们并不想隐世，是不得不如此。事实上，费家上上下下都非常感谢唐门和南宫世家。”费扬急着乱挥手。

“不得不如此？有人逼你们吗？”“唉！说来话长。若不是三少爷丢下我们，费家此时不知会有多风光呢！”费扬叹了口气。

“三少爷？这么说还有大少爷和二少爷了？他们呢？也丢下你们走了？”天爱可不管他的长吁短叹，她最爱听故事了，有人自愿说给她听，她当然要好好把握了。“他们为什么又丢下你们？还有，那唐门和南宫世家为什么要帮你们？我娘明明告诉我，江湖人最爱就是争名夺利，有机会取而代之，他们为什么不要？”“小姐的娘有没有跟小姐提过她自己的来历？”天爱愣了一下，“咦？你这么一问，我才想到，爹娘从来没向我提过关于他们的来历耶！下回见到他们，可得记得问问他们。大叔，咱们先别管这个，你先把故事讲完可好？我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是，小姐。咱们是有大少爷和二少爷，但是因为三少爷在各方面表现太杰出，所以老夫人才会将当家之位传给三少爷。当然三少爷也不负众望，他掌权的那段时间可说是咱们费门最风光的一段时日了。可是不知怎地，三少爷居然就这么丢下大伙儿走了，任凭大伙儿江南江北的找，也找不着蛛丝马迹，反倒是在寻找的过程中，无意间探得了不少江湖隐私，为了避开不必要的麻烦，老夫人才会令门人在三少爷回来之前，韬光养晦，不料，这一等，大伙儿会等上十七年。

“娘说江湖多变，这十七年也够改朝换代了。你们也真奇怪，三少爷走了，换一个人当家不就得了？干嘛死心塌地非要他不可？”天爱不以为然的

道。“万一那三少爷死了，你们这十七年不就白等了？又或者那三少爷已无心于江湖，你们就算找着了又如何？”“这是小姐的……娘，要小姐转达的话？”费扬问的神情凝重。

“没有呀！是我自己的看法，不过，我娘如果在这里，一定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是吗？”费扬的表情很是沮丧。

“嗯。大叔，你故事还没讲完耶！那唐门和南宫为什么肯帮你们？”“他帮我们只是顺道，主要是要帮慕容世家。”“那慕容世家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当家也离家出走了吗？”天爱好奇的问。“唐门和南宫世家跟慕容世家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帮他们？又为什么会顺便帮到费家？”“这事说来话长。”“没关系，反正我没什么事，你可以慢慢说。”“小姐真的想听？”

“嗯。”天爱点头。

“既然如此，小姐可愿意和我交换条件？”“什么条件？”“我说慕容家的故事，小姐说出令……堂的下落。”“大叔，你为什么三番两次的提到我娘？你认识我娘吗？”天爱再迟钝也察觉到不对劲了。“你不会是想对我娘不利吧？”“小姐，你别误会，是因为令堂的名讳和咱们三少爷相同，加上令尊又刚巧和咱们三少爷的好朋友同名，所以我们怀疑你口中的娘有可能是我们找寻了十七年的三少爷。”“我娘是你家的三少爷？”天爱讶异的瞪大眼。

“在还没见到令堂前，我们还不肯肯定。”费扬有所保留的说。“请小姐看在大伙儿苦等多年的份上，告诉我们令堂的去处，让我们确定一下吧！”如果我知道我娘在哪里，告诉你们当然无妨，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呀！我还希望有人告诉我呢！不过这也不打紧，要确定我娘是不是你家三少爷也不一定要见我娘嘛！

等听完你说的故事，我们到书房去，我画张我娘的画像给你看不就得了？”也只有在听故事时，天爱才会这么锲而不舍了。

“你会作画？”“当然喽！画画我可是尽得我娘的真传耶！”天爱得意的说道。

“你放心，我保证画得传神。”“武功呢？令……堂可有教你武功？”费扬兴奋的问。

“有啊！我爹娘都有。”“那你会不会落英剑法？”费扬紧张的手都抖了。

“会呀！”“会……你可不可以使给我看？”费扬的样子像要哭出来了。

“大叔，你没事吧？”天爱关心的问，只不过是套剑法嘛！有必要激动成这样吗？费扬摇头，神情仍难掩激动，“可以吗？请小姐使一套落英剑法。”“没什么不可以啊！”天爱耸耸肩。

费扬立刻迫不及待的站起来。

“那么请小姐到外头……”“可是，大叔，你故事还没说完耶！”天爱不情愿的打断他道。

费扬连坐都没坐下，便把慕容家和唐门、南宫家之间的纠葛化为三言两语，轻描淡写的说了一遍。

“因为慕容家的大小姐嫁给唐门二少爷，加上她又是南宫庄主最疼爱的孙女，所以唐门和南宫才会看她的面子上，相助慕容家。可能是不想慕容家太难看，所以就顺便帮了我们费家，说是不容许四大世家任何一家被江湖除名，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分明是在敷衍我嘛！天爱心里抱怨，看来大叔是无意说故事了，这么三言两语的，再精彩的故事也变得没趣了，不听也罢！好多天没练功、画画了，去玩玩也好！

天爱俐落的收回最后一式剑招，四周立刻响起一阵欢呼，定睛一看，赫！什么时候冒出这么多人来？就见他们一个个神情激动、眼眶含泪的直盯着自己看，满脸的不敢置信。

“怎么了？你们也和费大叔一样，很想学这套剑法吗？”天爱问。“那就一起来学嘛！”“小姐要将落英剑法教给我们？”费扬代表大伙问，神情一如在场众人般受宠若惊。

“真的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天爱不解。

“小姐有所不知，落英剑法是咱们费门只传当家的剑法，小姐现在却说要传授给大伙儿，这……真的可以吗？”“这样啊！那等我问过我娘之后再决定好了。”天爱伤脑筋的说：“对不起，得请你们等一阵子了。……咦？只传当家？这套剑法是娘教我的……大叔，画室在哪里？”“属下立刻带小姐过去。”费扬恭敬的应道，证实了她是三少爷的千金，他连自我称谓都改了，态度上没有先前猜疑的生疏，改以必恭必敬的姿态回话。

一群人就这么移往画室。

在天爱作画时，几十个人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全屏着气等在一旁，生怕扰了天爱，会让他们好不容易等到的希望落空。

天爱手中的毛笔快速移动，一张他们盼了十七年的俊秀脸孔逐渐的在纸上呈现。

“是三少爷，真的是三少爷。”随着纸上人物的逐渐清晰，众人的情绪被提升到最高点，开始喧闹起来。

天爱画完最后一笔，将笔放好后，抬头望向费扬，“是吗？”“是的，小姐，他的确是我们的三少爷。”“请小姐告诉属下们，三少爷如今人在何处？”突然除了费扬，大家全跪下了。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天爱吓了好大一跳，连忙避开。“大叔，你快叫他们起来呀！”她向费扬求救。

“是。你们听到小姐的话了，还不快起来。”“可是堂主，咱们好不容易有了三少爷的消息”“小姐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对不对，小姐？”费扬看向天爱。

“对，对。”天爱连忙点头，只要这些叔伯不要跪她，折她的寿，要她说什么都可以。

“你们听见了，还不赶快起来。”“是，属下们谢谢小姐。”“不客气。”见他们起身，天爱才松口气坐回椅子上。

“你们先下去吧！”费扬对众人说。

“是。”众人应诺，很快的退出画室，他们等不及要告诉其它人这项天大的好消息了。

三少爷有消息啰！

“公主，孙大人又送字条来了，他约你今晚三更在花园的假山后见。”真烦！”朱颜厌烦的蹙起秀眉，现在除了聂长天，她什么男人也不想理，“回纸

条给他，说我没空。”“公主，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不能再拒绝了。今晚无论如何，你得去安抚安抚他，孙大人已经向嬷嬷放话，再见不到你，他就放手不干了。嬷嬷要奴婢转告你，一定要将孙大人给安抚好，不要让他在这节骨眼上坏了大事。”“我知道了。”朱颜不悦的沉下脸。

“公主……”“还有什么事？”朱颜不耐烦的问。

“嬷嬷还要奴婢提醒公主，聂长天是咱们的大仇人，希望公主别给忘了。”“放肆！”朱颜怒喝。“还轮得到你来教训我吗？”“是，奴婢该死！公主自然是不会忘记毁家灭国之恨而爱上聂长天，是奴婢多嘴，嬷嬷多虑了。奴婢这就去回掉孙大人。”“等一下，告诉孙培德，我会赴约。”朱颜冷冷的道。

“是，奴婢马上去。”

事情哪里出错了？为什么她一点动静都没有？两方随时可能开战，在不了解敌人到底窃取了多少军机的情况下就贸然开打，胜算不大，而就算能侥幸打赢，也必然是牺牲惨烈。

聂长天从不打侥幸的战事，在掌握了内奸名单后，这场战事他已有了七成的把握。

他是可以将所有的内奸处决，但是他决定用更好的方式来赢得这场战争，他设计了假情报给她，打算在这场间谍战中也打个漂亮的胜仗。

可是，等了数日，她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或许，他的方法错了？他不同以往的迷恋引起了她的戒心？

爱坐在花园的亭子里看着蜜蜂忙碌的采着花蜜，一朵接着一朵，不由得叹了口气。

“唉……”“一大早的就在叹气，是不是在想什么人呀？”“是你呀！”天爱意兴阑珊的看了林栋一眼。

“住在这里还习惯吧？”林栋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看着她，问，“怎么你看起来好象不开心？费扬对你不好吗？还是有人对你不敬？”“大家都对我很好。”天爱懒懒的说。“这里也很好，我住得很习惯，谢谢你。”“你刚刚叹气是因为长天，对吧？”“嗯，林栋，你觉不觉得聂长天好象那只蜜蜂？”天爱的注意力仍然放在不断采蜜的蜂儿身上。

“啊？”林栋看向忙碌的蜜蜂，“是很像，长天的确像它一样勤劳。”“我不是指这个。满园的花，那只蜂为什么不肯安于一朵，要这么满园子飞呢？它不累吗？”天爱悠悠的说。

这问题就问得林栋尴尬了，天爱这个影射说起来并不适用于长天，反倒像是在说他似的。

“呃，这个……”就见林栋干笑着道：“我想那只蜂是在找真正属于它的那朵花吧！”“是这样吗？”天爱沉思着。“对啦！一定是这样。而且你误会长天了，他并不是如你所想的，是见一个爱一个的男人。跟他当兄弟这么多年，除了你，我可还没见过他为哪个女人动心过哪！”“他爱朱颜。”天爱说，她亲眼看见他和朱颜亲热，他还要她不准打扰他们。

“他不爱她。”林栋说的肯定。

“你怎么知道？”“朱颜跟了他六年，他不曾为了她休过一次假，就连她生病时，将军也从不曾去探过病。可是他却为了你受伤而丢下公事，亲自守在你的病榻前照顾你，你说，他爱的是朱颜吗？你很没良心哦！”“可是，他和朱颜……”天爱委屈的嘟起嘴。

“不管你看见什么，都别放在心上，朱颜不会是你和长天的问题的。你还是回去长天身边吧！”“我不回去，我才不要回去看聂长天和别人亲亲热热的抱在一起呢！”“如果你喜欢长天的话，就听我的话回去，难道你要长天被朱颜抢走？”本来是不想让天爱历险的，可是没想到少了她在一旁刺激，本来已经忍不住的朱颜居然就按兵不动了，看来朱颜是假戏真做，爱上长天了。

逼不得已，林栋只好改变初衷，同意长天来劝天爱回去。幸而天爱的武功不恶，加上有费家的人暗中保护，天爱应该不会有所闪失才是！何况以长天对天爱的在乎，定然不会让天爱受到伤害才是！林栋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林栋会这么担心的原因不是因为天爱是三舅的女儿，而是他实在惹不起他那个孤僻专断的外婆。若是让他外婆知道他设计费家人，他的下场绝对比惨还要惨。

光是想，他的头皮就发麻起来了。

“……”天爱迟疑着。

“失去爱的男人是很脆弱的，你这么不说一声就走，刚好给朱颜制造可乘之机，就算长天本来不爱朱颜，在失去你之后，难保不会转向她寻求安慰，进而爱上她。你想要这样吗？”见她动摇，林栋更加危言耸听的说。

“不要。”天爱叫。

“走吧！去向费扬告辞。”林栋打铁趁热的催促道，得在外婆来之前带她回去才行。

“大叔一定不肯让我走的。自从证实我娘是他们的三少爷后，他们就深怕我会跑掉似的，连大门都不肯让我踏出去一步，还说老夫人要来看我，请我一定一定不可以跑掉，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天爱为难的说。

“你是小姐，你坚持要走，他们没人敢拦你的，何况，你又不是不告诉他们去处，他们随时可以到长天那儿找你呀！如果他们还是不放心的话，可以派人跟着你嘛！长天不会介意多几张嘴吃饭的。”林栋怂恿着。

“这样好吗？”天爱仍然犹豫不决。

“当然好，就这样决定，走，我陪你说去。”林栋不由分说的拉起坐着不动的天爱。

“孟姑娘，你回来了。”聂总管在守门的护卫通报后，立刻出来接人。

“总管大叔，聂长天……将军在吗？”在聂总管出言纠正之前，天爱迅速改口。

“将军回军营了，晚上才会回来。”“那怎么办？我可以到军营去找他吗？”“姑娘急着找将军有事？可以告诉老奴吗？”“也不是什么急事啦！只是我好几天没见到他，想早点看到他而已。”天爱不好意思的说。“小姐想见聂将军，属下们立刻护送你过去。”天爱身后的四人开口说道。

“姑娘，这几位是？”聂总管问，据护卫的说法，孟姑娘是因为这几人

不能入内才不肯进去的。

“我们是小姐的护卫，姓费。”四人之首的费滔顶着费家显赫的名声，倨傲的回答。

如果不是看在小姐的份上，这将军府别院请他们来，他们还不屑呢！这些人不开大门相迎也就罢了，竟然还将他们拒于门外！哼！

“这四位是费家的人？”聂总管惊讶的说。“孟姑娘，你是费家的人？将军知道吗？”“可能不知道吧！”天爱无辜的眨眨眼，她自己也是才知道，聂长天应该是不知道的吧！

“这可就糟了，孟姑娘，你还是快走吧！别让将军见着了，否则……唉！怎么会这样呢？”聂总管唉声叹气的催促，“快走吧！我会当你没来过，不会告诉将军的。”“总管大叔，你怎么了？为什么要赶我走？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了？”“唉，你没有做错什么，是林栋林副将，他竟然通敌，将军为了这事，十分震怒，下了缉捕令捉拿他，可就是一无所获，将军正怀疑是费家人将他藏起来了，你这么一来，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将军一直是大公无私的人，我担心即使你是他的未婚妻，他一样会对你用刑的。”“林栋通敌？总管大叔，你是说，林栋是奸细？”“没错！”“怎么可能？聂长天一定是误会了，我得找他去才行！我现在就找他。”天爱说完掉头就跑。

四名护卫自然如影随形的跟在她身后，倒是费滔在临走看了聂总管一眼后，说：“我替咱们家小姐谢谢你。”“我这么做只是不想将军为难，不是为了孟姑娘，你不必谢我。”聂总管板着脸说。

“你还是快去阻止孟姑娘，别让她真的给闯进军营里去。”“为了聂将军？”费滔扬起眉。

“当然。”“是吗？”费滔突然放声笑了起来，然后不理聂总管被笑得红的老脸，径自追上天爱去了。不过，远远的，他又坏心的传了一句话过来，这个老总管明明担心小姐，偏要嘴硬，他就让他担心个够。

“我们这就保护小姐见聂将军去，看聂将军会如何为难？哈哈！”

“我把她劝回去了。”林栋再度蒙面潜进帅帐。

“嗯。”“你到底弄清楚对她的感情了没有？”“你呢？你又为什么这么关心她？她究竟跟你是什么关系？”他眼神犀利的看向林栋。

“好吧，反正已经证实了，就告诉你也无妨，她是我三舅的女儿，算起来该是我的表妹。”在对视片刻后，气势不如人的林栋败阵，只好无奈的供出答案。

“三舅？费家的当家？那你一开始怎么会不认识她？她又为什么会跑到这个边疆地带来？”聂长天追问。

“唉，这事说来话长。其实这十几年，我三舅根本就不在费家，当家的只是挂名而已。”“有这种事？”聂长天讶然。

“还有更让你惊讶的呢！”林栋苦笑。“如果你决定要天爱，这事肯定会是你的大麻烦。”“什么事？”“天爱是我三舅的女儿没错，但是她姓孟。”“所以？”“所以……”林栋耸耸肩，完全可以想象长天听完后惊愕的反应，“她叫我三舅……娘。”

## 第八章

即使聂长天不是江湖中人，对武林上一些如雷贯耳的名人仍是有所耳闻的。

孟霁元和费季尧不巧便是这种名人。

在二十年前，这两人同时在武林中窜起，费季尧因为有四大世家的费家当后盾，加上天赋的资质和高深的武功，很快的就在武林中声名大噪。之后他接掌费家，更将费家的声望提升到最高的境地。

而孟霁元则是单枪匹马的闯出名号，没人知道他打哪儿来，自然更不知道他师出何门，只知道这人似乎以除恶为己任，是恶人们的克星，恶人遇上他，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不是断条胳膊，就看那人是否恶行重大来决定。这么一路惩凶除恶下来，孟霁元大侠的名号不胫而走，因而使他名列当时武林的首号风云人物。

这样精彩的两个人，说他们是断袖之徒，有谁会信？“就是没人相信，所以费家才有本事将这个秘密藏了十七年，而没有人将他们两人同时绝迹于江湖做联想。”林栋说：“不然你以为费家为什么要在声势最旺的时候突然消声匿迹？以我外婆那种门风重于一切的死板兼专断性子，她是不可能容许让这种事传出去的。”“那你见着他们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想应该快了，毕竟天爱在这里，他们应该会主动寻了来才是。

天爱这妮子，从来没出过门，他们不可能会放心的。”“这么说起来，你和天爱并没有血源关系了？”聂长天突然看着林栋说，两个大男人再怎么也不可能生出小孩来的。

“你别这样看我，我说过我只当她是妹妹般疼爱，有没有血源关系都一样。”林栋连忙撇清，道：“你要担心的不是我，而是天爱那对为了爱不惜抛弃一切的爹娘，他们不可能会答应将天爱交给一个不是真心爱她的男人的。”聂长天不语，低着头沉思了起来。

天爱在费滔等人引开卫兵的注意力后，顺利的潜进军营，找着了聂长天的帅帐，正想趁帐外的卫兵不注意时偷偷溜进去，一团黑影伴随着熟悉的叫声，没有预警的向她迎面扑来，她习惯性的张开双臂接住。

她没有一点目前处境该有的警觉的行为，让甩掉卫兵跟上来的费滔倒抽了口长气，飞快的赶上前想要搭救，不意在靠近后，却傻眼了。

差点害他吓停了心跳的不明物体只是个小猴儿，而天爱小姐就像是见着了失散多年的亲人似的，正激动的紧紧抱住它不放呢！

“原来聂长天把你带到这里来了，难怪我在别院找不到你，你没事吧？聂长天有没有虐待你？”天爱问。

“吱吱吱，吱吱吱。”比手画脚的嗅嗅直叫。

“你跟踪刺伤我的人来的？你知道刺客是谁？”“吱吱。”嗅嗅点头。

“他是谁？现在人在哪里？”天爱连忙追问。

“吱吱吱。”嗅嗅用手比了比跟帅帐相反的方向。

“好，你带我去。”天爱抱着嗅嗅往后走了一步后，才停下来，“对了，我们可以找聂长天一起去呀！捉到这个真正的奸细，不就能证明林栋的清白了。真是太好了。”天爱抱着嗅嗅猛亲，“嗅嗅，你真是太棒了，你立了大功耶！”“吱吱吱。”感染了天爱的情绪，嗅嗅也跟着兴奋了起来。

“小姐，我现在就去引开卫兵，你乘机去找聂将军。”费滔在发现他们引起卫兵的注意后说，没等天爱回话，现身跑出去引开往他们这里走来的卫兵。

天爱这才想起自己是偷偷溜进来的，不好意思的吐了下舌，然后抱着嗅嗅快速闪进帅帐内。

一进入帐内，天爱就对上聂长天好整以暇的双眸，好象她会出现在这里，是理所当然的事。见到她，一点惊讶的表情也没有。

天爱乍见聂长天的惊喜全数写在脸上，让聂长天笑了起来，“你的表情好象闯进来的人是我，不是你。”“我……对不起。”天爱脸红的道歉，“我不是故意要擅闯的，是因为我有事想告诉你，所以……”“什么事这么急，为什么不回别院等我？你这样闯进来，很容易被当成奸细捉起来的。”听他提到奸细，天爱这才醒悟自己进来的目的，忙道：“聂长天，听说你把林栋当成奸细了，是不是真的？你误会他了，他不是奸细。”“你是为了他才冒险闯进来？”聂长天没有察觉自己的眉头皱了起来。

“是……”天爱点头，然后想到什么似的，又连忙摇头，认真的说：“不是，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我等不及想要见你。好久没看见你，我好想你。”“好爱我？”聂长天不自觉的放开了眉头。“嗯，我好想你。”天爱好用力的点头。

“吱吱吱。”嗅嗅不甘寂寞的叫。

“我当然也有想你呀！”天爱低头安抚道。

“过来。”聂长天突然命令道，她抱嗅嗅的方式让他看了非常碍眼。

“哦。”天爱依言走到他面前停下。

他不理嗅嗅的抗议，伸手接过它，放在一旁的桌上。看它又想跳回天爱怀里，立刻制止并用眼神瞪它。

“吱吱吱。”嗅嗅被瞪得不敢乱动，委屈的向天爱求救。

“聂长天，你怎么了？嗅嗅做错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要瞪它？”“我跟它，你比较想谁？”话一出口，聂长天自己就先愣住了，他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天爱似乎不觉得他这样问有什么不对，只是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歪着头想了一下才回答。

“好象是你耶！我吃饭时想你，画画时想你，赏花时想你，看到蜜蜂时想你，就连睡觉也会想你，我好象一直在想你耶！”这么一想，天爱才发现自己这几天简直无时无刻不在想他，为什么她之前没发现？聂长天微笑了，瞪了嗅嗅一眼警告它不准乱动后，转向天爱，愉快的问：“为什么看到蜜蜂会想到我？”天爱的神色黯了下来，“因为它不肯只留在一朵花上，在满园子的花上飞过来飞过去的。”聂长天无言以对，不敢相信他居然会有被人指责像采花蜂般的到处拈花惹草的一天。

“算了，不说这个。聂长天，我告诉你，嗅嗅知道刺杀我的刺客是谁，你快跟我去抓他。”“不用了，我已经知道奸细是谁了。”聂长天拉住她要往

外冲的身子。

“不是的，你误会了，林栋不是奸细，他和那个刺客一点都不像。”天爱着急的解释。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没有看见刺客的长相吗？”“是没错，可是，我有看见他的身形，也记得他的声音呀！林栋根本一点都不像。”“或许刺客另有其人，但是林栋是奸细这件事，却是千真万确的事，人证物证俱在，你不用替他解释了。”“可是……”“他是我多年的挚友，我比你更无法相信他会是奸细，可是证据确凿，不由得我不相信。”聂长天佯装痛心的说。

“可是……”“别说了，我不想再提他。”聂长天说完，站起来牵着她往外走，“走，我带你出去。”“可是那刺客……”“我会处理。”聂长天说。

“我……”“交给我。”“可……”“你不相信我？”聂长天板起脸。“不是，是……”“那就闭嘴！”“可是……”接收到他不悦的目光，天爱才不情愿的嘟起嘴，“好嘛！”因为天爱低着头，因此没瞧见聂长天松了口气的表情，好不容易等到孙培德有动静，可不能让天爱打草惊蛇，让他起了警觉心，因而造成反间计的失败。

另一方面，躲在暗处的费滔四人，看着天爱随聂长天上马后，立刻尾随其后。

“大哥，为什么咱们不现身保护小姐？要躲在暗里？”四人最小的费凌问。

“上头会这样交代，就自然有其用意，咱们照着做也就是了，别那么多话。”费滔告诫道。

“可是上头一定没想到聂长天会占小姐的便宜呀！”费凌不服气的说。

“这我们也有同感。”老二费淮和老三费汛同时开口，“聂长天抱小姐的方式的确不合宜，他太逾矩了。”费滔无奈的叹口气，他怎么会不知道兄弟们在想什么，就连他自己也一样呀！

可是小姐的一颗心已经全系在聂长天的身上了，除了叹相逢恨晚，他们又能如何？“反正是迟早的事，你们就把他当成姑爷吧？”费滔挑明了要兄弟们死心。

“堂主明明说老夫人信中的意思是要小姐嫁给咱们费家男人，以免咱们费家的绝学外流的。老夫人不可能同意小姐嫁给聂长天的。”费凌反驳道。

“是啊！”费淮和费汛附和道。

“你们真的认为小姐会听从老夫人的话？”回答的是费凌。

“是吗？你忘了三少爷了？”“那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是因为三少爷他……他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不该爱？”费滔扬起唇角，“那么小姐现在爱上聂长天，在老夫人眼里不也是不该爱的人吗？醒醒吧！小弟。在咱们费家人眼里，老夫人或许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不能抗拒的。但是在小姐眼里，老夫人只不过是陌生罢了。她既没有受过费家人什么恩惠，也不奢求费家的什么，她为什么要听老夫人的摆布？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小姐，其它的，就别想了。”费滔说完，拍拍三个脸上全是失望的兄弟们，安慰道；“天涯何处无芳草，看开点吧！”

“你的爹娘很恩爱吧？”聂长天在离开军营后，不再策马奔驰，优闲的

让马缓步着，然后问被自己圈在怀中的天爱。

“嗯！”枕在他肩窝的头点了下，天爱舒服的连声音都慵懒了。

“你想睡了？”聂长天察觉到她的慵懒，问道。

“没有，我只是觉得这样好舒服，不想动而已。聂长天，我好喜欢这样听你说话哦！”

你说话给我听嘛！好不好？”天爱张着一双迷蒙的眼，着迷的仰望他要求着，她喜欢他们现在在这种亲密的感觉。

聂长天宠爱的将她按回自己的肩窝，然后将下巴抵在她的头顶，双手交握在她的腰际。

“听过断袖的故事吗？”关于她爹娘的爱情，他想她并不知道是不容于世俗的。他不是要她背弃她的爹娘，只是要她懂得保护自己，否则以她全然无伪的纯真，必会被伤得体无完肤；尤其以费家在江湖上的地位，她的特殊身份更容易遭致蜚短流长。

“没有。”天爱摇头。

“想听吗？”听出她语气中的希望，聂长天笑问。“想，我最喜欢听故事了。”天爱高兴的点头。

“在汉朝哀帝时，弄臣董卓长得貌美，深得哀帝的宠爱，两人常同榻而眠。

一日，哀帝临早朝前，正欲起身，袖摆却被董卓压在身下，而董卓兀自熟睡着，哀帝不想因为抽出衣袖而吵醒董卓美梦，便挥剑断袖而起，从此，男人爱上男人，便称之为断袖。”“好体贴哦！那个哀帝一定很爱董卓，如果我是董卓，我一定会很感动，很感动的。”天爱一脸的向往，“聂长天，你会不会也有人肯为我这么做？”“不会。”聂长天不悦的说，除了他，不会有人有机会跟她同榻而眠的。

“为什么？”天爱不满的问。

“你是我的女人。”聂长天说。

“什么意思？”天爱不懂。

“意思是除了我，你不可以和别人同榻而眠。而我不可能会去做这种蠢事的。”“哦。”天爱失望的应声，然后突然又振奋起精神说：“下次我问我爹，看他会不会为了我娘这么做？”“我想他一定会的。”聂长天苦笑的说，她的爹娘不就是真正的断袖吗？“天爱，如果可以，以后尽量不要在人前提起你爹娘的名字，知道吗？”“为什么？”“你从来没想过你的爹娘为什么要离群避世的躲到这沙漠里来吗？”“没有啊！住在沙漠里有什么不对？”天爱莫名其妙的问道，住在哪里还要有理由吗？真奇怪。“你还不是住在这里？”“我住在这里是因为职务上的需要，至于你的爹娘则是因为他们的爱情不见容于世俗，才会躲到这里来的。”“我爹娘的爱和世俗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世俗会不接受他们？”天爱不得其解。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男人，两个男人在一起不正常的。”聂长天选择比较温和的说法。

“为什么？为什么两个男人在一起不正常？是谁规定的？相爱就是相爱，跟男人或是女人有什么关系？难道你们外头的男人爱上一个人，在发现他爱的是男人后，能说不爱就不爱了吗？”天爱问。

“当然不是这样。”聂长天有些头痛了，“通常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对方是男是女，所以不可能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形发生的。”“对哦！我想起来了，你

告诉过我，你们外头的女人和男人穿的衣服不一样，很好辨识的。”天爱敲敲自己的头说，然后想起一件事：“万一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呢？你们一样看得出来吗？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就看不出来我是男是女。”“一般姑娘家装扮成男人，在言行上仍多多少少的带着姑娘家特有的一些举止动作，所以容易让人看出破绽。我一开始会以为你是男孩，便是因为你在说话、动作、装扮这方面，完全像个男孩子，即使你的脸太过清秀，人家也只会觉得是男生女相，没有人会怀疑你不是男孩子的。”聂长天说。

“姑娘家特有的举止动作？是什么？”天爱纳闷的问。

“例如姑娘家不会去爬树，不会自己一个人单独出门，尤其是更不可以随便裸露身体的任何一部分给人看到，懂吗？”其实女人假扮男人最大的败笔是在她们在受了多年的闺训后，在举手投足之间无法像男人一样放得开，莲花指、小碎步之类的小地方很容易就能让人看出端倪。

聂长天没有告诉天爱这些，是因为他并不想改造天爱，他喜欢她现在自然率真的样子。

“喔！”“所以，你以后也不可以这么做了，知道吗？”聂长天告诫道。

“嗯……”天爱点了下头，忽然猛摇起头，“不行耶！我不能答应你，我娘要我每天到树上练轻功，我不能不爬树的。”“好吧！我特准你在练功时爬树，那其它两项你总可以做到吧？”“不单独出门我是可以办到啦！有了这次经验，下次没有爹娘陪着，我是说什么也不会再离开家的。至于不让人看见身子，我家那附近除了我爹娘、我和嗅嗅，根本没有其它人，你不用担心会有别人看见我的身子啦！”“你还想回去？”“是啊！林栋和费扬大叔都答应要帮我找爹娘，等一找到他们，我就可以回家了。”天爱满是期待的说道。

“你是我的女人。”聂长天不自觉的收拢手臂，箍紧她的身子。

“我知道，你刚刚已经说过了。”天爱知道他不高兴了，每回他生气，最先知道的一定是她可怜的腰。可是他在生气什么呢？她只不过说要回家而已呀！又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你的家已经不在那里了。”“啊？”天爱愣了一下，他怎么忽然说话没头没脑起来了？不过生气的人最大，顺着他的话问准没错。“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不住在那里。”“这个我知道呀！”天爱点头应道，感觉到腰间的压力愈来愈大，她连忙又说：“你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得住在这里，你刚刚说过了。”如果不是已经了解她，聂长天肯定会以为她在装傻，他都已经说得这么白了，她居然还不懂？“聂长天，你究竟在生什么气？”根据之前和他相处的经验，天爱知道问这句话肯定会引发他更大的怒火，可是她实在猜不出他在生什么气？为了拯救她可怜无辜的腰，她只好硬着头皮问了。再不弄清他气从何来，她的腰就要断了！“你是我的女人，我住在哪里，你的家就在哪里，这样你懂了吗？”聂长天明白的说。

“我明白了。”天爱点头，只要他肯放开她的腰，现在他说什么她都不会反对。

“明白就好。”聂长天满意的放松手上的力道，他果然没猜错，她的腰际是她的弱点。难怪每回他紧箍着她的腰时，她就算再不满，也不会当场反驳他。

天爱戒慎的看向聂长天，直觉的不喜欢他此刻脸上的笑容，好象他捉到她什么把柄似的……她有做错什么吗？没有吧！天爱不确定的想着。

外头的世界真是太复杂了，看来她还是早点找到爹娘，早点回去的好。

显然，她是刚才允诺聂长天的事忘得一乾二净了。聂长天若是知道她此时的想法，恐怕会气得非将她的腰给折断不可吧！

聂长天当然不会知道天爱的想法，他认为天爱既然同意了，就会做到自己的允诺，事情就是这样，没什么再值得讨论的了。而且，他们明明是在谈她爹娘的事，为什么话题会转到这里来？“天爱，为了你爹娘，也为了你自己，我现在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不要随便告诉别人你的爹娘是谁，尤其是你娘的名字，能不提就不提，就算要提，也不可以称呼他为娘，要说是爹，明白吗？”聂长天慎重的交代。

“为什么？爹是爹，娘是娘，为什么我要叫娘做爹？”天爱纳闷的问。

“因为你娘是个男人，若是让人知道你叫一个大男人娘，你娘会被人耻笑的。”“又是世俗不能接受？”天爱不苟同的问。

聂长天点头。“你们这些外头人真的是很奇怪，人家谈恋爱不能接受，怎么连人家要怎么称呼爹娘也要管，你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吗？”天爱不赞同的摇头。

聂长天苦笑，他虽然不会轻视同性恋，可是从小根深柢固的观念，他仍然认为那是不正常的、不应该的。他也从不觉得自己的看法是错的。

可是天爱那么理所当然的态度，让他首次对自己长久以来的观念起了疑问，他一直自认不是迂腐的人，可是会不会无形中他仍受到世俗的一些陈腐的观念所左右而不自知？“在你看来，这些世俗观念或许是很莫名其妙，我并不要求你认同它，只是不想你因为不懂而受到伤害。”“我会受到什么伤害？”“人言可畏，如果你爹娘的事传出去，不只是你，你爹、你娘，甚至整个费家都会受到流言波及，你明白吗？”“不明白，人家说什么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会因此少掉一块皮肉，有什么好在意的？你很在乎别人说你什么吗？”天爱反问。

聂长天哑然了，他从来不曾在乎过别人说自己什么，为什么现在会替她担心起流言来了呢？

## 第九章

天爱回府重获将军宠爱，朱颜自然又遭受到冷落。

原本因为聂长天的疼宠而心生动摇、举棋不定的朱颜，在遭到聂长天漠视多日后，终于忍不住找上聂长天的书房。

“有事吗？”聂长天埋首在桌前，连抬头看她一眼也不曾。

朱颜为他的冷漠瑟缩了一下，强摆出笑脸，示意身后端着托盘的侍女上前。“颜儿好些天没看到将军，心里想，将军这些天一定忙坏了，所以特地炖了燕窝替将军补补身子。”“一旁搁着吧！”聂长天挥挥手，不在意的说。

侍女看了朱颜一眼，见她点头，很快的放下托盘退下。

“还有事？”聂长天忙了一会儿，抬头看见朱颜仍留在原地，神情不耐的问。

“没有，颜儿只是想留下来服侍将军。”“不用了，我要回房了，你也回去休息吧！”聂长天说着，站起身，将摊开在桌上的行军布阵图随意卷起放在一旁。

“颜儿服侍将军就寝。”朱颜乘机道。

“有天爱在就行了，你回房去睡吧！”聂长天说完，不等朱颜反应，就步出书房，将朱颜一个人丢在书房里，桌上摆着她亲自为他下厨，现在还热乎乎冒着热气的燕窝以及那幅行军布阵图。

朱颜落寞的望着早已空了的房门半晌，回头瞧见自己费了一番工夫的心意，却被他这么不屑一顾，一股怨气突往上冲向脑门，没有多做犹豫，她的目光射向了聂长天随意搁在书桌上的行军布阵图……

“公主，你拿到手了？我立刻通知嬷嬷和孙大人去。”“不准去。”朱颜喝止就要往外冲的侍女。

“公主？”“我还没决定要怎么做，不准你去多嘴。”“公主，眼下争战一触即发，如果没有唐军的布阵图，一旦唐军向龟兹正式宣战，龟兹抵挡不了多久的。”“我知道。”“公主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准奴婢将你已经拿到图的好消息传回去呢？”“这事我自有主张，你不必管。”“公主，这事拖不得的，如果不趁早将图送到龟兹将领的手上，等战事一起，就来不及了。”“……”

“公主，你委屈自己这么些年，为的是是什么？难道你忘了国王和王后是怎样死的了吗？是聂云天和聂长天他们父子领军攻灭我们高昌，国王和王后才会为了殉国而死的。

是聂长天他们父子害死的，聂长天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啊！”“他不是。”朱颜猛摇头。

“他是。如果不是他们父子，我们高昌不一定会战败；如果我们不战败，高昌就不会亡国；如果不亡国，国王和王后就不会死。是聂家父子害死他们的……”“住嘴！不准再说了。”“就算奴婢不说，嬷嬷不说，高昌子民不说，公主难道就能忘得了毁家灭国的深仇大恨吗？就算公主真能忘，聂长天呢？他若是知道你高昌国公主的身分，还会留你在他的身边吗？公主，奴婢求你醒醒吧！聂长天永远是我们的仇人，他身上背负咱们高昌人民的血债，若不用他血偿，咱们高昌子民是不会罢休的。

你是咱们高昌公主，不要让大伙儿失望吧！否则先王和先后也会死不瞑目的。”“不准说了！”朱颜捂住耳喊，高昌国王和王后倒在一片火光和血泊中的景象再度活生生的出现在她的眼前。

“父王、母后……”朱颜抱头痛哭，高昌王和王后昔日的慈爱，一幕幕和他们将死时的惨况交错浮现在她眼前。

“公主，高昌能不能复国就看龟兹这一役了，只要能打败唐军，杀了聂长天，先王和先后在天之灵也才能安息啊！请公主不要再犹豫了。”“这样做，我父王和母后真的就能安息？”朱颜脆弱的问。

“当然，不只先王和先后，所有为高昌牺牲的亡魂们也才会甘心瞑目啊！”闭了闭眼，朱颜握紧手中的行军布阵图，心灵交战了好半晌后，终于有了决定。

她以着公主的尊贵之姿下了命令，“去通知孙培德吧！”“奴婢遵命！”

“她行动了？”“嗯，照我的推断，不出三日，那张假布阵图便会落到对方将领的手上。”“很好。”聂长天露出一抹笑容。

“长天，你……”林栋欲言又止，因为太过了解聂长天，所以十分明白他那抹笑容所代表的意思。林栋竟有些替朱颜觉得不忍起来……“她其实也很矛盾痛苦，你……能不能网开一面？”“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若不是我们发现得早，真让行军布阵图落到对方手里，这场战争，咱们必败无疑，甚至可能会全军覆没，这事你跟我一样清楚。你说，我若是因一己私情饶过她，教我如何对得起圣恩？又怎么对得起誓死效忠大唐、全心信赖跟随我们在沙场上拼命的士兵们？”“这……”一番话说得林栋哑口，这些道理他明白，只是……“唉……”林栋叹气。

“我相信在来之前，她早抱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你又何必替她叹气？”聂长天冷漠的说。

“有时候，我真的怀疑你的心是铁做的。”林栋忍不住嘀咕，他知道自己犯了战场大忌，不该同情敌人。可是大家好歹相处了这么些年，长天这家伙怎么能一点感情也没有似的绝情？“就当我是铁石心肠好了。”聂长天无所谓的说道。“我要你暗中布署的兵马可都备妥了？”“就你一声令下了。”谈正事，林栋可不敢有二话，立刻回答。

“很好，传令下去，从现在开始，全军进入备战状态，假情报一传到敌人手中，立刻发动总攻击，杀他们个措手不及。”“得令！”林栋抱拳领命。

“至于孙培德，一等他消息传出去，立刻将他逮捕押进大牢，不要让他有机会察觉不对向敌人通风报信，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不得有误。”“是。”林栋再度领命，却迟迟没有行动。

“还有事吗？”聂长天无情的说。

“长天，这样不太好吧？好歹她曾是一国公主，又进了你聂家的门，不需要这么残酷吧？”“你的意思呢？”“我想，不如……”“我先声明，我是不可能饶她不死的。”“那么就用你聂家的家法处置，如何？同样是死，一条白绫或是一杯毒酒都好过让她尸首异处。”“……”聂长天沉吟不语。

“这些年，高昌人民逐渐归顺大唐，你也不希望再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吧？昔日公主被当众斩首，难保不会引起暴动，长天，你要三思啊！”“就依你所言吧！我会给她一杯毒酒，之后再以聂家人的身分厚葬她。”林栋明白这已经是聂长天最大的让步了，不再多说什么，只是长叹了口气，便出去办事。

等林栋离开后，聂长天才稍缓和板着的脸，自语道：“我又何尝忍心呢？只是军令如山，身为主帅，若不能以身作则，日后要如何服众？”人人只道聂长天是铁石心肠，又何曾想过他的难处呢？没错！天高皇帝远，此地是他聂长天最大，他是可以作主饶朱颜不死而没有人敢有异议。

只是身在前线，通敌叛国是最不可原谅的罪状，这次他若是为朱颜开了先例，日后若遇同样的罪状，他要如何处置才能教人心服？况且，若是军队中人人徇私护短，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什么仗？他是不得不冷血啊！

朱颜被押入大牢，即将以毒酒赐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将军别院。

天爱从下人口中得知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对朱颜不禁同情了起来。

“会不会是误会了？朱姑娘很爱聂长天，她应该不会背叛聂长天才对！”

“罪证确凿，朱姑娘自己也已经承认了。天爱小姐，这事你可别插手，大少爷向来是公事公办、铁面无私的，这通敌叛国是重罪，是要被杀头的。你和林大人的亲戚关系，大少爷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可不要因为这事而被牵涉出来，知道吗？”聂总管不放心的嘱咐天爱，在他的想法，朱颜和林栋既然同为龟兹的奸细，想必彼此之间有所牵连，而天爱不巧是林栋的表亲，若她为朱颜求情，大少爷怀疑起来，追查出天爱和林栋的表亲关系，那就糟了，大少爷一定会因此认定天爱是他们二人的同党的。

“可是总管大叔，朱姑娘好可怜喔！你不是说她是什么高昌国的公主，是因为聂长天灭了她的国家，她才会来当奸细的吗？这样说起来是聂长天不对嘛！是他先对不起人家，怎么能怪人家朱姑娘要当奸细嘛！”“天爱小姐，在战场上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彼此立场对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如果今天不是大少爷先发现朱姑娘的奸细身分，而事先换了假的行军布阵图的话，明天死在战场上的就是大少爷了。”“聂长天会死？”天爱惊道。

“如果真的行军布阵图落在敌人手上，不只是大少爷，整个军队都会因此而全军覆没。”“这么严重？”天爱咋舌，数万条人命耶！战争还真是残酷。

“可是总管大叔，你不是说朱姑娘拿走的是假的图吗？那就不要紧了，不是吗？”“这……”聂总管闻言，一时语塞，这么说是没错，可是事情能就这么算了么？“反正没有人会因为朱姑娘拿了那幅图而受到伤害，那朱姑娘也可以不用死了嘛！

对不对？”天爱想的天真。

“对……”聂总管直觉的点头，等反应过来后，急忙摇头，“不，不对。”

“怎么不对？”天爱嘟起嘴。

“朱姑娘窃取军机是事实，通敌叛国也是事实。这两样，不管是哪一样，都是死罪。”“可是军机是假的呀！至于叛国，她又不是你们国家的人，怎么可以说她叛国呢？说不通嘛！”“天爱小姐……”聂总管一时说不出话来。

“不管，我找聂长天问去。”天爱愈想愈觉得自己有理，转身就往聂长天的书房跑。

“天爱小姐……”聂总管急忙想拦住她。“聂总管，让她去吧！”林栋突然现身挡住聂总管，他一办完事，立刻赶过来，希望能替朱颜这位可怜的红颜尽点心意，再向聂长天求求情。

“林大人，你……你真的和朱姑娘一样是奸细？”“当然不是。”“那你……”聂总管一脸迷惑。

“反正事情已经成功了，就告诉你好了。我是奸细这回事，是我和长天设计的，目的是要揪出军队里的内奸。”“原来如此。我就觉得奇怪，你怎么会是奸细嘛？”“谢谢你这么相信我。”林栋笑道：“这么说，你是因为相信我才这么维护天爱那妮子啰？我就说嘛！你明明对天爱这个未来的少夫人很不满意的，她受到我的牵连当不成将军夫人，你应该是最高兴的人才是。怎么反而会叮嘱她不要多事呢？”“我只是不想我们少爷冤枉了人而事后懊恼，天爱小姐那个天真过了头的性子，哪有什么能耐当得了奸细？根本不可能。”“是这样吗？”林栋忍住笑，这聂总管谨守了一辈子的礼教，要他承认喜欢天爱这个没有半点儿姑娘家样子的妮子，还真是难呢！“这么说来，你还是认为天爱配不上长天，担不起将军夫人的头衔了？”“那当然。”聂总管哼道。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其实天爱并不是长天的未婚妻，事实上，这件事

和我是奸细的事一样，全是假的，你可以不用担心天爱会丢将军府的脸了。”林栋故意说道，偶尔逗逗古板的聂总管还真是好玩，看他急得脸色都变了呢！哈哈！

其实他也不是故意要逗弄老人家的，只是他想来想去，认为现在能阻止聂长天处死朱颜的，恐怕除了圣旨，就是天爱这妮子了。

朱颜能不能活，就看天爱对长天的影响够不够深了？他也想藉此看看长天对天爱究竟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天爱算起来是他的表妹耶！他当然有责任要照顾她了！

至于为什么要百般替朱颜求情？谁知道？或许是他见不得美人受苦，也或者是朱颜处境堪怜，又或者是被朱颜的矛盾自苦感动……反正，他就是不想让朱颜红颜薄命就是！

谁管他是为什么呢？眼下要紧的是拖住聂总管，不让他去阻止天爱替朱颜求情。

“天爱小姐不是大少爷的未婚妻？”失望之情表露无遗。

“是啊！听说我外婆已经决定要在费家年轻一辈中选择一位最有才干的，将天爱许配给他，以便接掌费家。天爱怎么可能是长天的未婚妻嘛！”“那不行，天爱小姐和大少爷日同食、夜同寝了好一段日子，已经是大少爷的人了，怎么可以再嫁他人？”聂总管闻言，不由得发急道。

“江湖人不拘小节，何况，娶了天爱就能接掌整个费家，没人会去在意这等小事的。”林栋耸耸肩道，他这可说的是实话。

“这怎么能算是小事？不成，不成，我得赶紧写封信禀告老爷和夫人，请他们尽快到费家去提亲才行！”聂总管急匆匆的回房修书去也。

林栋没有再拦他，看着他慌忙的背影偷笑的了一会儿，展开轻功，飞身往聂长天书房的方向逸去。

轻落在书房的屋顶，悄悄拿开一片屋瓦，天爱轻脆的噪音便传了上来。

“……为什么不可以？”看来是她的求情遭到驳回。

“于公，她已是大唐的子民；于私，她是我聂家的人；于公于私，都没有饶恕她的理由。”“可是她也是不得已的嘛！谁教你要先灭她的国家嘛！说起来，是你先对不起她，你怎么可以怪她嘛？”“我并不怪她。”“那你为什么不肯原谅她？”天爱不解。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是国家的律法无法原谅她，就算我有心想放过她也无能为力。朱颜犯的死罪，除了圣上，谁都没有权力饶恕她。”“可是皇上又不在这里，有一句话不是说什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吗？也就是说，在外的将领，是可以不必听皇上老爷的话的……”“住嘴！”聂长天紧张的大声喝斥，人随话落，已经移到天爱身边，捂住天爱的嘴，没让她再多说一句足以让她人头落地的话。

“唔……”天爱不满的发出抗议。

“以后不准再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辞，知道吗？”“我有没说错，明明就有这句话……唔……”一双大手再度堵住她的话。

“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是这不适用在朱颜身上。”聂长天告诫道：“天爱，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今日我若是平民百姓，这些话说说无妨，但是，我是一个边关守将，手握重兵，你这些话若是让有心人听见，即使你是无心，也会被当成是蓄意鼓动造反，到时连我都保不了你，你明白吗？”见天爱点头，聂长天才敢再放开她。

“为什么这句话不能用在朱姑娘身上？”天爱迫不及待的问。

“这句话唯一能适用的情况是在战时，两军交战，随时会有新的战况，如果要等京城的命令，可能会延误了军情，所以朝廷才会给在外的将领这种权宜之便。”聂长天解释道。

“哦！”天爱失望的应声，突然她眼睛一亮，说道：“聂长天，我有一种毒耶！”“哦？”“如果你一定要让朱姑娘吃毒药，那用我的毒，好不好？”天爱晶亮的瞳眸闪着可疑的亮光。

“不好。”聂长天一口回绝，这妮子八成又想到什么主意了，一脸的古灵精怪。

“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不相信你的毒可以毒得死人。”聂长天不客气的点破她心里打的主意。

“啊？你怎么知……”天爱为时已晚的掩嘴。

“你的脸上有写，一看就知道了。”“啊？”天爱忙又伸手遮脸，留下一双大眼看向聂长天，“你打算让朱姑娘吃什么毒？”“鹤顶红。”“啊！”天爱叫出声后，慌忙的遮脸掩嘴，深怕心里想的又教他给看了去。

太好了，朱姑娘有救了。

“怎么了？”聂长天察觉道她怪异的反应问。

“没，没事。”天爱摇头。“鹤顶红好，就用鹤顶红。”聂长天狐疑的看着天爱，她的反应太奇怪了。不过继而一想，鹤顶红乃是天下第一奇毒，根本没有解药，也就不怎么在意了。

他哪里知道，费季尧因为沙漠毒物多，曾一时兴起抓了许多毒物，想比较何种毒物最毒，却因而在无意间配出了天下第一毒…… - 鹤顶红的解药呢！

## 第十章

十七天了！她被软禁十七天了！

如果早知道会就这么被软禁起来，天爱当初说什么也不会轻易离开将军府，就这么笨笨的随费滔他们回费家来见费家老奶奶，还蠢得让人给下药，全身功力全提不起来，害她连逃的力气都没有。

偏偏聂长天和林栋打仗去了，爹娘又不知道去向，教她向谁求救嘛？

“唉！”天爱想着，又叹出一口长气。

“小姐，这些你都不喜欢吗？”正服侍她试嫁衣的婢女们小心翼翼的问。

“倘若小姐不喜欢，奴婢们立刻去准备别的样式去。”说着，已经动手收拾琳琅满目摆满了一桌的花钿饰品，和她说什么也不肯穿上的凤冠霞披了。

“你们别忙了，我不可能会答应嫁人的，你们还是去劝你们家的老夫人死了心吧！”天爱无奈的摇头，软禁她也就算了，那个据说是她奶奶的老夫人无缘无故的居然就替她找起丈夫来了，还不容人拒绝的顽固，简直是莫名其妙到极点了。

更令天爱莫名其妙的是，她那些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丈夫人选们，他们连她的人都没见过，居然也能为她争得头破血流的，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

在想什么？“奴婢们这就去换别的样式来让小姐选，请小姐稍待片刻。”婢女们对天爱的话置若罔闻，收拾好后，行礼退了出去。

“喂！等一下，你们……”天爱徒劳无功的喊着，见她们头也没回的鱼贯走出去，不由得又叹了一口气，“唉！”“小姐。”窗外突然有人叫唤天爱。

“谁？”“小姐，是我，费滔。”“费滔！”天爱急急打开窗，“你回来了？朱姑娘还好吧？”“朱姑娘人很好，请小姐不必担心。”“那就好。”天爱这才放下心来，那天被费滔他们十万火急的请了回来，她只好将尚在昏迷中的朱颜交给费滔他们，要他们将朱颜给带出将军府，否则要让人知道朱颜没死，向聂长天报告，聂长天肯定会要朱颜再死一次的。

只是这费滔也真奇怪，怎么事隔了这么久才来向她回报？天爱想着，又担起心来了，不会是娘的解药只对动物有用，对人反而无效吧？费滔怕她难过才不敢告诉她事实？“费滔，朱姑娘真的没事吧？”天爱惊慌的问：“你没有骗我？”“属下怎么敢欺骗小姐，朱姑娘真的没事。”费滔没有告诉天爱，朱颜的咽喉因为让剧毒侵蚀，如今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了。他就是为此才耽误了这么些天，不料一回来，就得知老夫人将小姐软禁，强要将她婚配的消息，这才急忙的跑来看她。“那她人呢？”天爱不怎么相信他的话。

“属下将她暂时安置在朋友家。”这是真话，朱颜此时万念俱灰，不找人不看着她不放心，可是费家又不是可以带人随便出入的，他回来本来是想向小姐求情，让她同意收容朱颜的，可是现在看来，小姐是自身难保，他还是不会拿这事烦她的！

“你就是为了安置她，才这么晚回来的啊！”天爱敲了下自己的脑袋，“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她已经无家可归了？幸好有你在，否则朱姑娘不是被我害的无处栖身了吗？费滔，真是谢谢你了。”“属下不敢当。小姐，你还好吧？”费滔不无愧疚的问，若不是他们一再游说她回来，小姐现在也不至于陷入这种困境。

“不好。”天爱生气的瞪眼，他不问，她还忘了是他火烧眉毛似的把她请回来的咧！

还说什么老夫人迫不及待的想见她，见到她一定会高兴的喜极而泣，根本就是骗人嘛！

那天，她才回来，那个老夫人就板着脸先训了她一大顿，说什么女孩子家随便就到别人家一住十天半个月的，丢费家的脸；接着又数落了她娘是如何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她爹又是如何寡廉鲜耻；她气不过，回了几句想走时，才发现自己中了毒走不了，结果那个不苟言笑的老夫人只是冷哼的教人将她关进房里，一关就关到现在。这期间，连来看她一下也不曾，还说什么念孙心切呢？依她看，老夫人根本是恨她入骨，巴不得将她剁成八块喂狗。

“费滔，我问你一件事，你可得对我说老实话哦！”“是，小姐请问，属下绝对不敢欺瞒小姐。”“你们老夫人真的是我娘的亲娘吗？”天爱愈想愈觉得不对，看那个老夫人说起她娘时，那副咬牙切齿的模样，像是恨透了她娘似的，她不会是笨笨的掉进娘的仇人的陷阱里了吧？“当然是，费家三位少爷都是老夫人的亲生骨肉。”“那她为什么好象恨我娘恨得很的样子？”“老夫人是气三少爷，不是恨。要说是恨，也只能说是恨铁不成钢，三少爷让她太失望了。”“我娘哪里不好了？”天爱不高兴了，怎地这些自称是娘的亲人的人，一个个都要说娘的不好，气死人了！

“三少爷很好，就是因为太好了，他和孟大侠的事才会令老夫人这么生

气。”“我爹又哪里不好了？”天爱的脸更臭了。

“这……孟大侠当然没什么不好，只是……”费滔为难的不知要如何向天爱解释而不惹她生气。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大男人，对不？”天爱哼道。

“小姐知道？”费滔好是惊讶。

“聂长天跟我提起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是真的，你们外头的人无聊到连人家的感情都要管，男人爱男人又怎样？人家妨碍到你们了吗？还是害到你们什么了？”“这……”费滔搔着头，“没有。”“既然没有，你们管人家是爱男人或是女人？难道你不觉得你们很莫名其妙吗？”天爱义愤填膺的质问。

费滔无言以对，不是他认同天爱的说法，而是他明白天爱的观念是从小根深柢固养成的，就像他和所有的人不可能改变同性相恋是不正常的想法一样，天爱的想法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会有所改变。

“小姐，请你先别生气，还是想想办法解决目前的难题比较要紧，老夫人已经决定将你许给大公子，婚礼在五天后就要举行了。”“啊？这么快？”天爱慌了，她都还没想到对策呢？“老夫人的意思是一切从简，等你们成亲后，再以当家夫妻的名义宴请江湖上的朋友，宣告费家从此重出江湖的消息。”“我才不要，她休想我会照她的话做。”“小姐有办法？”“没有。”天爱泄气的摇头，“你们老夫人要人天天在我的饮食里下软筋散，害我一点力气也提不起来，能有什么办法？除非有人肯给我解药。”“属下不能。”费滔赶紧声明，他若是给小姐解药，便是费家的叛徒，他不能这么做。

“我也知道你不能。”天爱意兴阑珊的说：“连请人送封信都没人敢，我怎么敢奢望有人给我解药？”“送信？小姐想送信给谁？”天爱看他一眼，叹口气，“算了，你又不可能答应我，跟你说了也没用。”“小姐是想向聂将军求救吧？”费滔直言问。“这点属下可以帮忙。”“真的？”天爱喜出望外。

“嗯。只是属下担心没什么用。”“为什么没用？”“一来，聂将军人在战场，不一定能赶得回来；二来，其实聂老将军已经派人向老夫人提过亲了，可是老夫人二话不说就给回绝了。婚期会决定的这么仓促，我猜，跟这个不无关系，老夫人必定也担心会夜长梦多，索性先将一切变成定局再说。你若是成了亲，届时再教天皇老子来也一样没辙。”“那怎么办？”天爱急得快哭了。“费滔，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嘛！”费滔沉吟了下，毅然下定决心道：“小姐，离婚礼还有五天，从现在起，我会每天替你送吃的来，只要你不要吃丫鬟们送来的东西，三天内你体内的毒就会清除，恢复你的功力。不过这事千万不要让丫鬟们知道，若是引起她们的疑心就不妙了。我能帮你的极限就只能到这里，其余的就要看你自己了。”“嗯，谢谢你，费滔，你真是一个好朋友。”天爱诚心诚意的说。

费滔神情复杂的看了天爱一眼后，带着些许苦涩的笑，对天爱道：“能让小姐当成好朋友是属下的荣幸。有人来了，属下先告退了。”“嗯。”天爱赶紧点头，然后又连忙叮嘱，“你可别忘了哦！我等你。”“小姐放心，属下不会忘的。”费滔说完，在来人出现之前，立刻隐遁无踪。

临走前，他脸上的笑容已隐，只余下一片苦涩和怅然。

我等你。呵！这句话若是他渴望的意思该有多好！

天爱没有留意到费滔的表情变化，在她来得及关窗前，房门已经被打开，身后传来一句傲慢的问话，“你就是孟天爱？”天爱转过身，看见的是一位

从未见过的男子，以着高高在上的倨傲姿态上下打量着她。“我是孟天爱没错，你又是谁？”天爱直视着评估的眼，不愠不火的问，这些好的眼光，在她来费家之后，早就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有什么。

“我是费傲。”男人以一种天爱理当知道他的口气说道。

“费傲？”天爱偏着头想了一下，实在不记得自己听过这个名字，“我该知道你吗？”“你不认识我？”费傲的脸色有些难看。

天爱老实的摇头。

“我是你五天后的新郎。”费傲忿忿的说。

“啊？”天爱瞪大眼，“原来是你。”“哼！”费傲从鼻孔中喷气，想到要被赶鸭子上架娶这个女人，他就一肚子火。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天爱说着没等他答应，就径自接下去问：“你又没见过我，为什么为了我和人争得头破血流的？你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你以为大家是为了争你啊？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费傲不屑的说。

“难道不是？”“当然不是，大家为了你的陪嫁在争，不是为了你，请你搞清楚。”“我的陪嫁？我哪有什么陪嫁？你们不会是让人给骗了吧？”“是奶奶亲口说的，还会有假吗？娶了你就能得到整个费家。懂了吧？大家争的是当家的位置，不是你。”“为什么娶我就能得到费家？”天爱想不通。

“因为三叔将落英剑法传给你，你便是他选定的接任当家人选，奶奶虽然代为掌权，可也不能坏了祖先立下的规矩。可是她又不相信来历不明的你，所以才会想出这个变通的办法。”“原来如此。”天爱终于懂了。

“懂了最好，我今天来是要先跟你讲清楚，我娶你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而且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娶她。”费傲坚决的声明。

“你要娶喜欢的人很好啊！我干嘛反对？”“你不介意？”费傲惊愕的张大嘴，他是不是用错策略了？女人不是最善嫉的吗？“我为什么要介意？”天爱一脸的不明所以，“我又不打算嫁给你，你想娶谁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想嫁给我？”“不想。”天爱坦白道。

“真的一点都不想？”费傲一脸的难以置信。

“真的一点都不想。”“哈，太好了。”费傲一改先前的高傲，愉快的绽起大大的笑脸，“我也不想娶你，恭喜，恭喜。”“恭喜什么？”天爱当他神经错乱了，“你没事吧？”“有希望脱离苦海，我当然没事了。”既然双方有共识，他就不必刻意摆架子吓她了，费傲恢复平日谈笑风生的模样。“嘿，既然你不想成这个亲，为什么还不走？你不是身怀三叔的绝学吗？你要走，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啊！”“你以为我不想啊？要不是你奶奶对我下软筋散，我早就走人了。”天爱白他一眼。

“软筋散？这还不简单，哪！解药给你。”费傲从怀里拿出一包药包递给天爱。

“你要给我解药？”天爱讶异的看着他手上的药包。

“对啊！你不是中了毒吗？吃下去就没事了。”“你难道不怕成为叛徒吗？”她虽然想解毒，可也不想害人。

“叛徒？我还求之不得耶！”费傲说着，将解药塞进天爱手中，还鸡婆的倒了一杯水递给她，“你就快点吃了好走人吧！”“哦，好。”天爱顺从的吃下药，片刻后，浑身虚软的情形就消失了她悄悄提了下真气，开心的发现她的功力全回复了。“我好了，真的好了耶！”“现在你可以走了吧？”费傲急着

赶人。

“可是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天爱很有良心的问道。

“当然是继续过我的优闲日子了。”费傲理所当然的回答，是谁规定资质聪敏的人就得活该承受重任的？没道理嘛！“唉呀！你不必担心我啦，你若是不走，才真是会害惨我。”“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走了。”“快走，快走。”费傲像赶苍蝇一样挥着手，然后在天爱纵身前想到什么似的，忙叫：“等一下。”“还有什么事？”天爱回头。

“在你跟别人成亲前，拜托拜托千万别让任何费家的人发现到你的踪迹，感激不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祝你跟你的心上人早日结成连理，我走了。”“一路顺风。”目送她在几个飞纵后，顺利的跃出外墙，费傲真是快乐的不得了，嘿嘿！这下少不得又可以混上几年了。

真搞不懂奶奶在想什么？现在这样清闲的日子有什么不好？干嘛成天就想着要重出江湖、重振费家名声这些光是想就会累死人的事？更惨的是，费家第三代就出他这么个男丁，想学三叔一样落跑都不能，真是呕哪！

还有这三叔也真是的，自己躲起来清闲也就算了，没事干嘛冒出个女儿来，差点害死他了。有机会见着三叔的话，非向他抱怨不可。

话说为了费家拒婚的事，愁着不知道该如何向聂长天交代的聂总管，在得知天爱在五天后即将成亲的消息时，真想上吊自杀算了。

大少爷出征前明明吩咐，等大军一出发，就将天爱小姐给送回京城去，同时开始筹备婚礼。他当初若是照大少爷的吩咐，一切不就没事了？聂总管懊恼的自责不已。

天爱小姐就要嫁给别人了，教他怎么向大少爷交代啊？还有老爷和夫人，他们将他们盼了这许多年的媳妇给弄丢了，他要拿什么脸回去见他们？唉，怎么办？怎么办哪？聂总管焦急的不知如何是好？大少爷人在战场，分心不得；老爷又远在京城，时间那么紧迫，根本赶不过来，这可怎么办好？一向谨守礼教的聂总管自责又懊恼的苦思了半天后，终于下了差点让大伙儿吓掉下巴的决定。

“抢……抢亲？”被指派留下来护送天爱回京的护卫队长满脸惊恐，抢夺民女在营里可是死罪耶！“您老是在说笑吧？”对，一定是这样，想聂总管平日最重礼教，怎么可能真要他们去做这等理所不容的事嘛！大伙有志一同的拍着受惊的心口安抚，呼！差点被吓死了。

“谁有空跟你们说笑？”聂总管不悦的哼声，“将军临行前是怎么交代你们的？”“刻不容缓的护送天爱小姐回京。”“那现在人呢？”“人……人……”众人面面相觑，这才感到事态严重，若是照将军的命令，他们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京城了才对！现在人还在这里，那……“还有更严重的呢！你们知道天爱小姐是什么人吗？”“不知道。”他们大伙儿全住在军营，对别院的事自然一无所知。

“是将军未过门的妻子。”聂总管的答案，顿时炸得众人面色如土。

“将……将……军的未过……门妻……子？”“没错，你们说，这亲能不抢吗？”聂总管万分沮丧的说，他会做这个决定，实在是万不得已，他们以为他爱啊？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同时转向聂总管，不约而同的摇

头，惶恐的齐声回答道：“不行。”

那厢枕戈待旦想抢人，这厢费家却因为天爱跑了而闹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

在寻遍不着天爱后，费老夫人气急败坏的将底下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一口气还差点因此而喘不过来。

费傲本来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闲坐在一旁喝茶磕瓜子看戏的，可是在听见费老夫人居然要人将看守天爱的人拖出去砍了时，他可就坐不下去了。

“奶奶，人是我放走的，要砍也该砍我的脑袋，不是他们的。”“傲儿，你在胡说些什么？她是你打败自家兄弟赢得的奖品，你怎么可能会放走她？”费老夫人斥责道：“一定是他们怠忽职守，才会让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她给救走的。你不必想替他们顶罪。”“奶奶，孟天爱是自己走的，没有人救她。”“一听就知道你在撒谎，她不可能自己走得了的。”“当然有可能，因为我给了她软筋散的解药。”“你……你要气死我了！”费老夫人气得全身颤抖。

“奶奶，她毕竟是三叔的女儿……”“闭嘴！你三叔没有女儿。”费老夫人厉声斥喝，想到那丫头开口闭口称呼她钟爱的小儿子为娘，她就心头火起。

“可是……”“既然祸是你自己闯的，你就给我收拾好，你立刻带人去将军府要人。”“奶奶，这不等于公然向官府挑衅吗？这样不好吧？会惹来麻烦的。”“我们只不过向他们要回我们的人，有什么不对？他们若是不肯交出人，惹麻烦的会是他们。”费老夫人哼声道。

“奶奶……”“叫你去就去，还在啰嗦什么？”“是。”费傲无奈的应道。唉！看来一场风波是免不了了。

这厢想抢人，那厢来要人，幸而在聂总管心虚理亏和费傲有心成全的心态下，两方人马对上才没有太惨烈的情形发生。事实上，他们有礼客气得差点教身后全副武装准备随时动手的两方属下为之吐血。

在众人的注视下，相谈甚欢的自个儿头头果不其然的开始脸色难看起来，大伙儿手上的家伙全握紧了，眼盯住对方，等着自个儿头头一声令下，就冲将进去。

“收队。”啥？蓄势待发的两方人马因这始料未及的命令而乱成一团，后头没听清楚的人一听命令便往前冲，因而撞上前头顿住攻势的自个儿人，弄得人仰马翻。聂总管和费傲可无心理会他们，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天爱不见了。

## 第十一章

由于反间成功，聂长天率领的聂家军，势如破竹的将龟兹军打得节节败退，很快便兵临到龟兹城下，正打算要一举攻下龟兹之际，一直阻挠大唐西进的突厥派来支持龟兹的军队赶至，突厥军剽勇善战，聂家军的猛烈攻势，一时间，竟被阻了下来，双方形成对峙的局面。

“看来是要耗上了。真是的，就差那么临门一脚。这突厥军赶到的时机也未免太巧了？”林栋恨恨的道。

“不巧，要如何让龟兹感激涕零？如何让龟兹对突厥言听计从？这么些年了，你还会不清楚突厥的这些小技巧俩吗？有什么好气的？”聂长天一脸胜券在握的笃定，“反正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我们，急什么？”“这我当然知道，我只是为你着急。”“为我着急？”聂长天不解的扬起一边的眉，询问的看着林栋。“我有什么要你替我着急的？”“天爱啊！”林栋脱口说出。

“天爱？”算算日子，天爱一行人早该抵达京城了，聂长天正为迟迟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而担心着呢！派回去的探子至今也无任何消息回报，更是令他忧心如焚，恨不得亲自回去探个明白。“你有她的消息？”“长天，你跟我说实话，天爱对你是不是真的很重要？”林栋思虑再三后，慎重的问道。

“我已经决定娶她了，不是吗？”对聂长天而言，这就是他的答案了。不重视她，又岂会娶她？“重要到可以无视道德礼教？”林栋追问。

“你到底想说什么？”聂长天起了一阵不安的预感。

“若天爱被迫嫁给别人，你会怎么做？”聂长天危险的眯起眼看着林栋，想起林栋先前曾跟聂总管开过的那个玩笑，害聂总管紧张的跑来叨念他整晚要加把劲留住伊人。

“费老夫人真的这么做了？”聂长天隐忍怒气问。

“噢？噢，我只是说如果……”“林栋！”聂长天口气冷冽，目光如箭的射向他。

“好吧！好吧！”林栋举起双手做投降状，“她真的这么做了，而且婚期就定在五天后。”“她同意？”聂长天阴郁的问。

“你以为我那个专断固执的外婆会问她的意思吗？”“她的功夫不差。”

“可惜太过单纯，不懂得防人。”“什么意思？”聂长天猛然抬头。

“她被下了软筋散，有再好的功夫也使不出来。”“他们对她下药？”聂长天气愤的瞪着林栋。

“现在你知道我外婆的专断程度了吧？只要是她认为对费家好的，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轻易罢手的。”林栋无奈的说。

“她如今人在何处？”“在费家的高昌据点。”林栋看他拿起剑，忙问：“你想做什么？”“去把人带回来。”聂长天理所当然的说。

“现在？”林栋傻眼了，长天是不是忘了他们现在在前线战区啊？他要丢下陷入胶着的战事，只为了天爱？“今日一战，突厥军折损不少，近日内决不敢轻启战端，这几日，营里就交给你，我三日即回。”聂长天交代完，便自出帐去，完全无视林栋呆愣的蠢模样。

等林栋回过神，哪还见得着人影？忙追出帐外，张口欲喊，却让马儿扬蹄开跑的漫天灰尘罩了个灰头土脸，呛咳连连，“长……咳咳……咳咳……”“报告副将！”尘埃落定后，适才聪明的闪至一边的士兵才抱拳上前试探的叫着。

“咳咳……什么事？”林栋边咳边问，问得自是心不在焉。

“高昌府将军别院的聂总管派人快马送来一封信给将军。”“信在哪

儿？”林栋问道，心里猜想，聂总管定然是来信告知长天，天爱即将成亲的消息，不过也真难为忠心的聂总管了，居然能忍到现在才向长天报告。

士兵将信呈上来后，林栋顺手便拆开来，反正是早知道的事了，没什么好惊讶的。

才这么想呢！林栋却在今晚第二次掉了下巴。

天爱失踪了？

话说天爱离开费家后，脚步先是很自然的往聂长天的别院走，可是愈走愈迟疑，她原是打定主意等聂长天一走，她便要离开的，也所以，她才会不顾总管大叔的反对，硬是要跟着费滔他们回去。原以为费家的人急着找娘，一定可以帮她回家的，没想到那个老夫人却暗中算计她……愈想，天爱愈觉得自己应该回家去，她永远处理不来也无法理解外头的人的想法和做法。已经来到将军别院的天爱，就这么脚跟一转，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形下又离开了。

说要回家，可是家又在哪儿，她根本没有概念，只好漫无目的走着，突然，前头传来一声熟悉的叫声，吸引了她的注意。

“吱吱吱。”“嗅嗅？是嗅嗅！”天爱惊喜的抬头四处张望寻找。

“吱吱吱。”叫声似乎比刚才远些，天爱寻声望去，刚巧看见嗅嗅让人给抓过转角，忙追了过去。

“唉哟！”绕过转角，匆忙急奔的天爱猛地撞上一堵墙，痛得她眼泪差点流出来。

“对不……啊……”没让她叫出声，来人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点了她的昏穴。

“在想什么？”客栈房内，一名器宇轩昂的男子从后抱住靠在窗前凝思的另一名俊秀男子，温柔地问道。

俊秀男子往后靠进身后男子的怀里，感激的说：“我在想，时间过得好快，若不是天爱这回偷跑出来，我们还真是疏忽了她已经到了论及婚嫁的年纪了。”“你是要我别责罚她？”“我知道你也是舍不得的。”俊秀男子微笑道：“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当然记得。”男子因忆起往事而更显温柔了。

“当年我们不也是瞒着家人、师父，偷偷跑到外头才会遇上的吗？现在又怎能责怪天爱不听话跑出来玩呢？”“对哦！比起当年某人不过十四岁年纪，就雄心万丈的想出江湖闯荡，天爱偷跑出来玩，真的只不过是件小事呢！”男子宠溺的取笑道。

“还说呢！你不知道那几年我有多恨你呢！”俊秀男子嗔道。

“哦？有多恨？”男子兴味十足的问。

“当然是恨不得能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唔，你想干嘛？”俊秀男子突然呻吟一声道。

男子戏谑的在俊秀男子的脖子上咬了一口，“像这样？”接着伸出舌头

延着齿印舔了一圈后，来到耳后轻呵着气，“还是这样？嗯？”“才……才不是这样。”俊秀男子忍住被挑起的情欲，反驳道。

“那是这样啰？”男子轻咬这俊秀男子的耳垂，感到怀里的身躯抖颤了下，这才满意的轻笑出声。

“孟霁元！”俊秀男子挣开男子的怀抱，转过身面对男子，羞恼的嗔叫。

“我爱你，费季尧。”男子深情的凝视他，眼里满溢着柔情。

“我也是。”“你……后悔过吗？”孟霁元迟疑的问，眼里有丝担忧。

“不。”费季尧坚定的摇头，“你呢？你后悔过吗？”孟霁元摇头，将他搂进怀里，“不，我只恨当年为什么不早点带你走，让你白受了三年的苦。”

“过去了，还提它做什么呢？比起这十七年来你给我的幸福，那些苦根本不算什么。”费季尧紧紧的回抱住他。

是啊！都过去了，那段挣扎在道义责任、世俗礼教、亲情与爱情的日子早离他们很远很远了……—江湖四大世家：慕容、南宫、唐、费，这四大世家并列，是江湖同道人人都认同且推崇的，所以，这四大世家的每一个人对自已的身世都是非常引以为傲的。

本来呢！这四大世家并无排名之分，可是在慕容家的少主：慕容霄在无意中救了皇上，而让慕容家被赐封为“天下第一庄”后，慕容家就这么成了四大世家之首。

有首自然就得有后，江湖上多的是吃饱闲闲没事干的家伙，四大世家的排名很快就见了分晓，南宫家和慕容家亲近，两家早已定下儿女亲事，加上南宫家一向温和处事、乐于助人，所以人旺极佳，顺利拿下第二的宝座；剩下唐门和费家则根本连考虑都不必，就由唐门列名第三，费家殿后。理由是费家的当家早逝，目前是由当家夫人掌权，一个妇道人家能成什么事？没让费家在四大世家中除名，是同情他们孤儿寡母的，落井下石有违侠义之道，这才勉强让费家在榜上留名。

他们自以为慈悲，可费家人却没人领情，尤其是已被认定是费家下任当家的费三少爷：十四岁的费季尧，在得知这项排名时，更是不满极了，当下便决定要出外闯出比慕容霄更大的名号，非得要教四大世家的排名重排不可。

当晚，费季尧留下一封信说明自己的雄心壮志，便兴致高昂的离家闯江湖去了。

没想到，这一闯，却彻底颠覆了他的人生，他遇到了这一生的真爱……孟霁元。

“打算怎么办？”孟霁元环抱住费季尧问，打断他的沉思。

“没想到十七年了，娘还是不肯放弃。”费季尧谓叹。

“你娘的顽固你该比谁都清楚的，不是吗？”“孟，我该怎么办？”费季尧苦恼着。

“你先告诉我，你想出面吗？”“不，我一出面事情会更糟。”“那么，我们像过去这些年一样，暗中解决吧！”“怎么解决？”“这就得问你了，舍不得将当家之位让出去？”孟霁元笑看他，抚着他俊秀的脸。

“你要我将当家之位传下去？”费季尧恍然。

“过去是因为费家没有象样的人接管，你不放心，可是现在不同，费家的下一代已经长成了，人选也藉由这次比武选亲出来了，是你可以放下责任的时候了。”原来这些年费家的声名能维持，是他们暗中在各处以费家的名

号行事，而不是费家人所猜测的只是唐门和南宫顺便帮的忙。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费季尧展颜，道：“孟，谢谢你提醒我。我知道要怎么做了。”“还有一件事。”“什么？”“天爱的婚事啊！”孟霁元道。

“.....时间过得好快，天爱都已经十七岁了。”费季尧沉默了一下，感叹道：“想到她要离开我们，还真有点舍不得呢！”“我可是好不容易才盼到这一天呢！以后，和你在一起时，不用在担心她突然冒出来了。”孟霁元刻意打趣，想冲散费季尧的感伤。

费季尧想起天爱小时候拼命护卫他不让孟霁元靠近的可爱模样，不禁笑了，笑容中有着不舍。

“她真的很可爱，对不对？”“我看，是小麻烦才对！”孟霁元眼中闪着同样的不舍。

他们的女儿要嫁人了呢！

“吱吱，吱吱吱。”守在床边的嗅嗅一见到天爱醒过来，立刻高兴的又叫又跳。

“嗅嗅，别吵我，让我再多睡一下。”熟悉的猴叫声，让天爱一时误认以为自己是家中，背转过身，喃喃的说道。

“吱吱吱，吱吱吱。”嗅嗅又叫了数声，见她没有反应，看着她搔搔头，一会儿后，突然从窗口跃了出去。

没了声响，天爱才满足的想继续睡，突然想起了被暗算的事，立刻从床上跳起来。

“嗅嗅！”怎么才一会儿工夫就不见了？“嗅嗅！”“吱吱吱。”嗅嗅从门外跳进来，直接跳进她的怀里。

“坏嗅嗅，你跑到哪里去了？害我担心了一下。”天爱抱怨道。

“知道责备嗅嗅，是不是也知道自己错了？”刚巧进门的孟霁元接口道。

“爹！”听到熟悉的声音，天爱惊喜的抬头，然后发现更大的惊喜，“娘！”放开抱着的嗅嗅，飞快的跳下床奔向他们，一手一个抱住他们，“爹，娘，天爱好想你们哦！”孟霁元和费季尧相视一笑，回抱了一下放开她。

“天爱，为什么不听爹娘的话自己跑出来？你不知道爹娘回去看不见你会有多担心吗？”孟霁元板着脸问。

“对不起。”天爱低头道歉，“原本我是想跟在你们后头，等离家稍微远了再现身的，那你们就不会把我送回去了。可是，跟着跟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失去你们的踪影了，所以.....我下次再也不敢了。”“跟丢了，为什么不回家去？”孟霁元不悦的问。

“因为.....我迷路了嘛！”虽然有点丢脸，但是看爹这么生气的样子，天爱只好老实说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让你们担心的。”“迷路？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要从他们住的小绿洲到这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天爱是怎么办到的？“是聂长天把我救回来的。”原来如此！他们还在纳闷天爱怎么会和聂长天碰在一起呢！

“爹，娘，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天爱好奇的问。

“还说呢！我和你爹回去之后，发现你不见了，连嗅嗅也不见踪影，猜想你八成是偷跑出来玩了。你从来也没出过门，四周又是一大片沙漠，我们

担心你会有危险，连喝口茶都没有，就立刻又出来找你了。”费季尧责备道。

“对不起嘛！我以后再也不会了。你不知道，我好担心再也回不了家呢！幸好你和爹找来了，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天爱撒娇的赖在费季尧身上。“这次回去以后，我再也不出来了。”“啊？”费季尧和孟霁元闻言，不禁面面相觑，“你以后再也不出来了？”“是啊！娘，外头的人真的好奇怪，我一点都弄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天爱将自己近日的遭遇仔仔细细的叙述一遍，最后说到费老夫人软禁逼婚的事时，怀疑的问：“娘，那费老夫人真的是你的娘吗？”“没错！”费季尧叹息，“天爱，不要怪她，好吗？”“我不懂，娘，既然她是你娘，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又为什么这么痛恨你和爹？就算是你和爹相爱，你不也还是她的儿子吗？聂长天说，世俗不能接受两个男人相爱。难道，世俗会比亲情更重要吗？”“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自古以来，同性相恋就是不被容许的。就连我和你爹一开始也不能接受自己爱上对方的事实，矛盾痛苦了好久，你想，我们本身尚且如此，何况是别人呢？”“但是，他们是你的亲人呀！”“就是亲人才更难接受。”“为什么？”天爱眨着迷惑大眼。

“因为他们爱我。”费季尧苦涩的说。

天爱似懂非懂的看着费季尧，然后回头看看一旁沉默的孟霁元，突然拥抱他们，“爹，娘，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们永远是最爱的爹娘。”“谢谢你，天爱，你也永远是爹娘最疼爱的女儿。”回抱了一下，费季尧将天爱拉坐在椅子上，“天爱，娘有事问你。”“什么事？”“聂长天和费傲，你喜欢哪一个？”“两个都喜欢啊！”天爱回答。

“两个都喜欢？”“是啊！他们两个都是好人。”天爱点头。

“那么，娘将你许配给费傲可好？”费季尧私心里还是希望天爱能嫁进费家，替他善尽孝道。

“不好。”天爱摇头。

“为什么？”费季尧有些失望。

“娘不是说过吗？天爱会找到一个除了爹娘以外，最爱的那个人吗？我已经找到了。”“是谁？”“聂长天，他能像娘形容的那样，给我火热的感觉哟！”天爱喜孜孜的说。

“什么火热的感觉？”问的是孟霁元。

“就是你跟娘相爱时的那种感觉嘛！”“你……聂长天居然敢碰你，我要宰了他。”孟霁元怒道。

“孟，你先别火，让我把话问清楚。天爱，告诉娘，聂长天在你们恩爱过之后，有没有什么表示？”“什么样的表示？”“譬如像你求亲之类的事，有没有？”“他没向我求亲，不过，他直接向大家宣布我是他的未婚妻。”“你这孩子，那你刚刚还说回家以后再也不出来了？”“我是说真的啊！娘，我好想回家哦！”天爱道。

“回家以后，你可能永远也见不到聂长天了，不要紧吗？”费季尧试着问，天爱对爱情看来还懵懵懂懂的，也难怪他要操心。

天爱一愣，她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想到再也见不到聂长天，天爱心里突然一阵酸酸的，苦苦的，“我……娘，我……”费季尧和孟霁元相视了一眼，笑了。

尾声话说深怕自己会来不及阻止婚礼的聂长天，从龟兹一路快马加鞭的赶回高昌的路上，突然，狂奔的马蹄前窜出一道黑影，惊吓得他的座骑人立

起来，在聂长天控绳抚座骑之际，那道黑影已经迅速的窜至他身上，紧揪住不放。

反射性的想出掌劈向平空冒出的不明物体时，脑海中突然闪过类似的场景，吱吱的猴叫声印证了他的想法。

“嗅嗅！”他惊喜的叫。

“吱吱吱！”嗅嗅揪着他衣襟急切的吱吱叫，不断的往前方指。

“怎么了？是不是天爱出事了？”聂长天急问。

“吱吱吱，吱吱吱。”嗅嗅急切的点头。

“快带我去。”聂长天用力一夹马腹，飞快的疾驰而去。

没多远，过然见到沙漠中躺着一个身影，不等马停，在看见那抹身影时，聂长天已经从马背上飞下来，“天爱！”一把抱起她，聂长天心惊胆战的想起她上回差点丢掉性命的模样，心纠成一团，手不觉地抖了起来，正想探看她的情况，怀里的天爱突然用力抱住他，仰起一张连阳光也嫌逊色的灿烂笑脸。

“聂长天，我爱你，你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就在哪里，我要嫁给你。”聂长天愕然过后，揪紧的心放下后，紧接着是一阵狂喜，抱着天爱吻得她几乎窒息后，才放开她。

“走，我们回家去。”天爱放在聂长天背后的手，朝着远处，目送他们的一双依偎着的人影挥手。

- - 全书完——

